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五八年

冰心作品集

1954年—1961年



1958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58 年

- 春风得意马蹄疾 (2)
- 我们这里没有冬天 (4)
- 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7)
- 跟小朋友谈访埃观感 (11)
- 再寄小读者 (通讯一) (16)
- 给西红门乡一位小朋友 (19)
- 北京的声音 (22)
- 再寄小读者 (通讯二~三) (25)
- 对东风的感谢 (31)
- 再寄小读者 (通讯四~八) (34)
- 一个最高尚的人 (53)
- 小孤山该叫草帽山 (62)
- 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 (63)
-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 我们支援你! (65)
- 小家伙们, 惩罚得好! (67)

大东流乡的四员女健将和女尖兵	(70)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	(80)
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	(86)
国庆寄海外小读者	(96)
欢迎日本歌舞伎剧团	(100)
压顶的泰山	(104)
在舞台上先实现了美妙的理想	(106)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109)
塔什干的盛会	(111)
歌唱塔什干	(114)
再寄小读者（通讯九～十）	(116)
悼念罗常培先生	(124)
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127)
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位朋友	(132)
人活着就是	(135)

1958 年

春风得意马蹄疾

呼啸一时的西风过后，
追到前头的，是
豪迈骀荡的东风
挟带着一天的春气！

“春风得意马蹄疾”，
它高举着飘飘的鲜红的旗帜，
驰过九百万平方公里的郊原，
来指挥六亿人的劳动大合唱。

千万把锄头，千万盏灯，
千万座烟囱冒起浓烟，
千万个山丘河流变了样，
来迎接这空前未有的春天。

朋友，这“空前”仅仅是个开始，
东风还要彻底地压倒西风，
一年，五年，十五年，五十年，
我们面前还有无数个奋斗的春天！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8年2月25日第2期。）

我们这里没有冬天

那天同几位朋友在一起，大家都说北京的气候，似乎一年比一年暖了，而且冬天一年比一年短，几乎短到没有冬天。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北京的冬天长得很，夜中蜷缩在被窝里，总听见呜呜的卷地的北风，窗纸像鬼叫一样，整夜地在呼啸。早起挟着书包，冒着风低头向前走，土道当中被车轮碾过的雪，压成一条一条小沟似的烂泥，不小心一脚踩下去，连小棉鞋都陷在泥里，拔不出来！胡同两旁的门洞里，永远有几个蜷伏着的人，要饭的，拣破烂的……冻得发紫的脸，颤抖的四肢，衣衫像枯叶一样，一片一片地挂在身上，嘴里发着断续的呻吟。看到这些痛苦的形象，我们脚下不自觉地走快了，就在我们“慌不择路”的时候，我们的小棉鞋就陷在泥里了！

就这样地寒冷，蜷缩，泥泞……过了悠长而灰黄的几个月，忽然间，我们身上觉得暴躁，把棉衣一脱，

原来春天已经来到了！但是夹衣穿不到几天，又得换上单衣，原来夏天又在眼前了，所以我们总说是北京没有春天。

这几年的冬天，大不相同了。北京照旧刮风下雪，而下过的雪都整齐地堆在光滑的柏油路的两旁，太阳一晒，风一吹，就像没下过雪一般。最痛快的是：大门洞里再看不见那些痛苦的形象，听不到呻吟的声音。从那里出来的，是上学的、上工的、上班的男女老幼，衣履朴素而整洁，嘴边带着宁静的微笑，昂首挺胸地往前走。

尤其是去年——一九五七年，就仿佛没有冬天。虽然在气候上，也刮过风，下过雪，冻过河，但是在人们口中，就没有听说过“冬天”两个字，什么“消寒”，“冬闲”，“冬眠”，都成了过了时的词汇。就在我执笔之顷，人们身上的棉衣还没有脱，北海的冰也没有化，草也没有青，柳也没有绿，而春意早已弥漫在北京的城郊了！

其实，又何止是北京城郊？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上，六万万人民的心里，冬天就没有来过！

也不是冬天没有来过，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干劲里，“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我们同心协力地在田野上，在河滩上，在工地上，在……把春天往前拉了三个月，人民心里光明温暖的春天，

把严冬给吞没了。

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化！从此冬天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它变成了春天的前奏！

我们不必像英国的诗人雪莱那样，吟一句软软的慰藉和企望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么？”我们干脆说一句大白话：“我们这里没有冬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2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1月初版。）

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几年来深深感到我们的文章太长，原因由于有那么一种不爱写短文的风气，结果可以使你得到启发的东西轻轻地滑了过去。

再一种情况是千篇一律，最常见的是一个政治运动起来后，这个人写的同那个人写的差不多，如果把作者的名字盖起来，看的人就不知道是谁写的。相反的，过去的一些老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往往不署名也可以猜出是谁写的。

还有一种是不精练。写的文章不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也就是没有准确性。

写文章最要紧的是清楚、有力、美，没有这三个东西人家不爱看。我是眼高手低，在这里批评人，自己并不一定能做到，也正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才感到焦虑。

我觉得许多青年作家中国书念得少，翻译书念

得多，说得更确切一点，不是翻译书念得太多，而是中国书念得太少。我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说：今天老师教了我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过了几天又学了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可是就只知道这两句诗，别的不知道。文章要写得鲜明生动，在于词汇多。我们中国的词汇很多，可惜青年们没有掌握，就写起三四十万字的长篇来，于是“伟大的”“光荣的”等等都出来了。听说从前南开中学一个学生写的作文得了120分，怎么会有120分的呢？他的文章中写道：“今天天气十分好，花儿十分香，风景十分美，心里十分高兴……”一连用了十二个“十分”，老师给了他个120分。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能运用的形容词太少。

多听人谈话，多跟人谈话。不要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说。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喜欢听工人和农民代表的讲话，他们的话有个特点，就是句子短。写文章最好也要句子短，句子一长就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

要注意语言的音韵。《解放军文艺》上登的战士写的诗，有时音韵非常好，比我们写的好得多。我出国去人家让我朗诵新诗，我就诵不出来，不是说没有好的新诗，而是记不住，老是朗诵“窗前明月光”，人家听了不过瘾。音韵是中国文字的长处，我们要努力掌握，尤其在汉字拼音化以后，大家都要下一把功夫

学念中国字，如果不会平、上、去、入，念不准音调，别人是听不懂的。很多青年分不清声母韵母，更不知道什么是声母，什么是韵母。毛主席喜欢填词，词的艺术性很高，它不但注意韵，而且还讲究四声（平上去入）五音（唇齿喉舌鼻），这是比诗好的地方。“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后一句有三个字是平声，所以念起来分外响亮。注意音韵，决不等于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我们中国人会说中国话，不但会说，而且说得好听。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文章文法不通，逻辑混乱，一下子不容易发觉，如果把它译成外文，就看出毛病所在。外文的文法很谨严，我们的文法也是非常谨严的，但因为有些人不会用，以至一翻成外文就好像没有文法似的，不知道主词在什么地方。犯这种毛病的人，大都是中国书没有念好，翻译书也没有念好。

一般说文章写得好，不是一样的好，各人有各人的好法，各人有各人熟悉的词汇。所以我们才提倡文章要有风格。如果对词汇不熟悉，用起来必然前言不对后语。我主张要大力提倡写短文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下去的人，更没有时间写长文章，而新鲜事物又那么多，让它们滑过去太可惜了。其次，要尽可能写得浅些。说到这里，想到儿童文学的创作。尽管党

和政府一再号召，写的人还是不多。我从埃及回来时，广播电台要我对儿童作一次广播，我写了个稿子送去，电台退了回来，他们说你的稿子孩子们听不懂，仔细一看的确如此，后来把一些标语口号去掉，重写了一篇去广播。要是大家多写儿童文学，写出的东西一定会比原来的活泼一点，生动一点，鲜明一点，短小一点和浅近一点。附带声明一句：我不是编辑，可以不避向大家拉稿的嫌疑。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8年2月26日第4期。）

跟小朋友谈访埃观感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年底，我参加了出席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到埃及的首都——开罗，开了七天的会，我看见、听见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现在来同小朋友们谈一谈。

埃及这一个国家的名字，对于我们并不是生疏的。前年冬天，埃及受到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军队侵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都起来支援他们，给他们送过一千一百多万块钱的捐款，卖给他们牛羊肉，北京还有过四十多万人的支援埃及的示威游行，这些事情小朋友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小时候也知道埃及的一些地理知识。我知道在埃及，有一条从南向北流的尼罗河，这条大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因为尼罗河两岸，是埃及最肥美的土地，埃及人民从古以来，都把尼罗河叫做尼罗河爸爸。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埃及的

图画，很高很大的金字塔，旁边有一行一行的棕榈树或者是椰子树，还有头上裹着白布、穿着长袍的埃及人，骑着骆驼从金字塔旁边走过。

直到这次，我们乘坐的飞机飞到埃及上空的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尼罗河和埃及人民生活的关系。我们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北京的树叶早已掉了，田野上也是一片枯黄。我们经过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也都是遍地的冰雪。可是一到埃及，上面是蔚蓝的晴天，下面是碧绿整齐的一块一块的田地，尼罗河和它的支流，在广大的田野中间纵横贯串，田陇上都种着一行行的像椰子一样又高又粗、上面长着棕榈叶子的树。田野中间，还有一小撮一小撮的黄泥农舍，这风景就好像中国的江南一样，真是美丽极了。但是离开河岸比较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连草也不生的沙漠地了。

后来我们从埃及朋友那里，知道埃及差不多是整年不下雨的，夏天偶然下一两阵小雨，就是很希罕的。所以农村的房子，多半是没有屋顶的，冷的时候用高粱秆盖一盖。尼罗河是田地上唯一的水源。我们在画上看见的那种高大美丽的树，原来以为是椰子或者是棕榈，结果不是，是一种枣椰树，上面结着一排一排长长的枣子，中国古书上叫做海枣，很甜，很好吃。

金字塔，也不是塔，是用大石块堆成的下面方上面尖的坟墓。这是五千年以前，埃及帝王的坟墓。最大的在开罗城外的沙漠地上，从开罗去，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这座金字塔有三十层楼房高，用了二百三十万块石头，平均每块石头有五千斤重，这些石头是从远处用船运来的。在五千年以前，劳动工具很幼稚的时候，做这样的大工程，是多么不容易呀。

我们的飞机一着地，我们就接触到了热情的埃及人民。一下飞机，许许多多穿着绿色灰色衣服的男女青年拥上来欢迎我们。他们抢着把绿色的上面有白色的新月和三颗星的埃及国旗，和鲜红的玫瑰花束，塞在我们的手里，热烈地喊着“中埃友谊万岁”、“和平万岁”、“亚非人民团结万岁”，一直把我们送到旅馆，还舍不得离开。

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一清早，我们的旅馆前面，就站满了千百个男女学生，他们举着国旗和纸做的和平鸽，还有很多欢迎标语，他们穿着各种各色的制服，非常有秩序地排着队站着。最小的学生，才有十岁上下，他们戴着绿色的小帽子，穿着黄色的衬衫和短裤，仰着小脸，注视着代表们住的房间的一个窗户，大声欢呼，样子真是可爱。

参加这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代表，一共有五百多人，代表着亚洲和非洲将近五十个国家。很多代

表虽然互相不懂话，但是在微笑里，在亲切的眼光和热烈的握手里，我们的友谊在深深地交流着。我们都是受过殖民者的压迫的，大多数非洲人民，到现在还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过着奴隶牛马的生活，但是我们亚非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我们晓得团结就是力量，因此，才有今天的这个团结大会，我们要在一起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争取和平、独立、友好和合作。

小朋友，在埃及的那几天，我们最深切感到的，就是埃及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中国代表乘坐的专车，一出现在街头，很快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欢呼拍手。我们走进任何一个店铺，当他们发现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就笑容满面地握住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送给我们的捐款，谢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了冻牛肉，冻羊肉！在我们患难时候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友谊！”

提到他们的英勇抗战，我们曾经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参加了塞得港的胜利日的庆祝，那是埃及人民配合自己的军队，把英法联军赶下海去的一周年。那天的情况十分热烈，这里不细说了，其中最使我受感动的，就是在游行队伍里，有一队参加保卫塞得港的儿童队伍，最小的儿童，才有十一二岁，他们背着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检阅台前走过，受到了

观众热烈的欢呼。游行以后，我拉了其中的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要到烈士墓上去献花，只跟他谈了几句。据说他的父亲在抗战中牺牲了，他自己和他的小伙伴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做过许多工作，像侦察、救护、送信等等，起了相当的作用。埃及人民看中国电影，最喜欢“鸡毛信”，他们喜欢看我们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抗，也喜欢看我们的小战士——海娃的英勇战绩。在保家卫国的强烈感情里，我们两国人民是血肉相连的！

小朋友一九五五年，我曾去印度参加了亚洲国家会议，去年又到埃及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可以看出，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友好合作的旗帜下，和平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在扩大，我们的前途，尤其是小朋友们的前途，是光明而幸福的。让我们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向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

一九五八年春

（本篇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作家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一

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

先感谢《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的一封信，再感谢中国作协的号召，把我的心又推进到我的心窝里来了！

二十几年来，中断了和你们的通讯，真不知给我自己带来了多少的惭愧和烦恼。我有许多话，许多事情，不知从何说起，因为那些话，那些事情，虽然很有趣，很动人，但却也很零乱，很片断，写不出一篇大文章，就是写了，也不一定就是一篇好文章，因此这些年来，从我心上眼前掠过的那些感受，我也就忍心地让它滑出我的记忆之外，淡化入模糊的烟雾之

中。

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似乎看见了你们漆黑发光的大眼睛，笑嘻嘻的通红而略带腼腆的小脸。你们是爱听好玩有趣的事情的，不管它多么零碎，多么片断。你们本来就是我写作的对象，这一点是异常地明确的！好吧，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那里！我要不断地写，好好地写，把我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你们会感到兴趣，会对你们有益的，我都要尽量地对你们倾吐。安心地等待着吧，我的小朋友！

自从决心再给你们写通讯，我好几夜不能安眠。今早四点钟就醒了，睁开眼来是满窗的明月！我忽然想起不知是哪位古诗人写的一首词的下半阙，是：“卷地西风天欲曙，半帘残月梦初回，十年消息上心来。”就是说：在天快亮的时候，窗外刮着卷地的西风，从梦中醒来看见了淡白的月光照着半段窗帘；这里“消息”两个字，可以当作“事情”讲，就是说，把十年来的往事，一下子都回忆起来了！

小朋友，从我第一次开始给你们写通讯算起，不止十年，乃是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之中，我们亲爱的祖国，经过了多大的变迁！这变迁是翻天覆地的，从地狱翻上了天堂，而且一步一步地更要光明灿

烂。我们都是幸福的！我总算赶上了这个时代，而最幸福的还是你们，有多少美好的日子等着你们来过，更有多少伟大的事业等着你们去作呵！

我在枕上的心境，和这位诗人是迥不相同的！虽然也有满窗的明月，而窗外吹拂的却是和煦的东风。一会儿朝阳就要升起，祖国方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要有六亿人民满怀愉快和信心，开始着和平的劳动。小朋友们也许觉得这是日常生活，但是在三十年前，这种的日常生活，是我所不能想象的！

我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但我决不是难过。你们将来一定会懂得我这时这种兴奋的心情的——这篇通讯就到此为止吧，让我再重复初寄小读者通讯一的末一句话：

“我心中莫可名状，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给西红门乡一位小朋友

记得不？那一天
开过了庆功大会，
你们都坐在台前——
台上正演着京剧，
那位女演员满头珠翠，
打扮得像个神仙；
她轻柔地挥手，
 轻盈地移步，
步步配合着优美的丝弦。

你问：“她的花冠上是不是
 镶着千百面的小镜子，
 怎会这样地闪烁晶莹？”
我却关心着你们的
 红领巾水库，

问你“几时才能完成？”

你说：“这水坝只有一百米长，
两公尺宽；

您不知我们干得多欢！
我们学校里每天出动四百人，
城里每天还来三百个
红领巾。

人多了，工具却发生困难，
我们只好两人抬一个土筐！
三四月间就会挖好，
请您一定要来参观。”

三四月间我要走了，
飞上祖国的天空。
我一定要从机窗下望，
寻找西红门乡的田野，
寻找这一面发光的小镜子，
在天空上庆祝你们的成功！

只怕我认不出是那一个，
红领巾水库实在很多！
但是我会更加快乐：

全国小朋友的几千万双
 小手，
在祖国广大的田野上，
挖出几千百个红领巾水库，
从天空上看也就像
几千百面晶莹的明镜！
我要指给飞机上的人们，
 要他们都来观看，
看小朋友们出了力，流了汗，
给祖国戴上一顶多么美丽
 的花冠！

3. 12. 1958. 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8年第2期。）

北京的声音

《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组，约大家写“北京的一天”，这题目，很难写。

难处在“北京”可写的“一天”太多了！在北京住过几十年的人，中间经过多少震天撼地，惊心动魄的日子；尤其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作为新中国的心脏，它推动着全中国的脉搏，在这几万几千天里，每天都有史无前例的，可歌可写的事情发生，真不知说哪一天，哪一件事才突出，才新鲜。

但是若从“小处下手”，倒有些很动人心弦的，像火花一般，印象鲜明的小事，永远在你的记忆里，闪闪发光。

那是我刚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冬天的清早，外面下着大雪。这雪大概是半夜下起的，窗上雪光照眼，对面屋瓦上已经积上两三寸厚的、绒绒的雪沟了。

院子里有簌簌的声音，那是我的小女儿在用大

竹帚扫雪。她离开北京的时候，还不到一周岁，北京的一切，对于她都是新鲜的。她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大雪，我猜扫雪的一定是她。

果然，隔着窗帘，听见炊事员从厨房里出来，对她笑说：“你起来啦，穿这点衣服，也不怕冻着！好吧，我买菜去了，回头街道上有来喊扫雪的，你就扫去吧，痛快地过一下瘾！”小妹笑着答应了。接着听见开门的声音，他走了。

过不一会，就听见达——达——达，门环响了几声，小妹满含着欢喜的声音问：“听见啦！是扫雪吧？”这时外面一个极其清脆，极其亲切，极其礼貌的声音叫：“是呀，劳您驾！”

我本是站在床前的，在这清馨般游漾的声浪里，忽然不自主地在床边坐下了。

久违了！这典型的，清脆，亲切，礼貌的北京的声音！

这声音给了我以无限的感激与温暖！

这是我从童年起，在北京街头巷尾所常常听到，而在任何别的地方所听不到的，这种清脆的声音，这般亲切的语气！

如今，就是这熟悉的、清脆亲切的声音，在新中国的首都，逐家逐户，唤出人人，为人人服务！

就在这一瞬间，这一个声音里，我深深地投入祖

国的怀抱，北京的怀抱里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8年3月21日。）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二

亲爱的小朋友：

今年一月，我刚从埃及归来，趁我记忆犹新，来对小朋友说一些埃及的印象。

我们到埃及去，走的是北路，就是从北京坐飞机，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在这里我想插一句话，世界局势发展得多快，在我回来后不到三个星期，埃及和叙利亚，已经联合组织了一个横跨亚非两洲的新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了！这是中东阿拉伯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上，有了进一步的团结，这也是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

我们一路从机窗下望，都是冰天雪地莹白照眼，可是一到达开罗的上空，就是晴天万里，下面是长长的河道，支流四出，两旁是整齐翠绿的田野，一簇簇的密集的淡灰色的农舍，田垄上排列着一行一行的高大的枣椰树。但是在这河畔地区以外，就是茫茫无际的黄沙，浓绿淡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这一条长长的河道，就是世界闻名的尼罗河，是埃及境内的唯一的天然河流。埃及在非洲的东北角，在北纬二十二度至三十二度，东经二十四度至三十七度之间，气候炎热，雨量极少，所以尼罗河也是他们唯一的灌溉泉源。埃及人民亲切地称尼罗河为“尼罗河爸爸”就是这个缘故。

这使我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梵蒂冈——教皇城——的博物馆里，看见了一座尼罗河的雕像。在这里，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堆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最生动的是他的身上，身边，爬满围满了许多活泼嬉笑的、赤裸裸的小孩子！有的站在他的肩上，有的骑在他的臂上，有的坐在他身旁的麦堆上，有的三三两两和他身边河水里的鳄鱼，撩拨嬉戏。这雕像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我决没有意识到，埃及的沙漠地区，占到全国境的百分之九十六，也不知道埃及的雨量少到：简单的农舍，不用盖屋

顶，只用高粱秆蓝遮遮就行。当我看到听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对于尼罗河，也不禁热爱了！

我们在埃及境内，曾作过短期的旅行，就是坐火车往南走，一路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上。眼前旋转过去的，是润湿的田地，茂盛的庄稼，和裹着头巾穿着长袍的男男女女，锄地的，车水的，放羊的，赶驴的……同时也看见了道旁的农舍，屋子都像我们南方的“天井”一样，有窗有门，却没有屋顶。那时正是冬天，白日阳光满室，夜里顶着月亮和星星睡觉，空气清新，一定是十分舒畅的。

这在我是极其新鲜的事，但心里还转不过弯来，我问同行的埃及朋友：“夏天在屋顶盖上高粱秆，当然可以挡住炎热的太阳，但是恐怕挡不着大雨和久雨；万一，万一要下大雨，下久雨呢？”她笑了，说：“你过虑了，我们这里除了沿地中海一带，雨量较多之外，就是一万个，一万个也不下大雨和久雨！”

聪明勇敢的埃及人民，知道除了倚靠他们的“尼罗河爸爸”之外，还得不断地和气候土壤作艰苦的斗争，向大自然索取粮食。现在他们的兴修水利，开发沙漠的工作，正在广泛地展开。祝福他们吧，可爱的尼罗河的优秀儿女！

别的下封信再谈，祝你们三好！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3月25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三

亲爱的小朋友：

三月八日那一天，我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参加了几个小时的劳动，觉得有说不尽的兴奋和愉快。

十三陵在京郊昌平县的东北边，是明朝京都北迁以后的十三代帝王的陵墓所在地，南面有温榆河穿过，三面是山，风景优美。但是每到夏雨时节，山洪就顺着这个大山环里的几条山沟，奔腾下泄，势如巨涛。温榆河两岸的人家和田地，常常被大水淹没。从前的统治王朝，只顾给自己在半山坳里，盖起高大的陵墓祭殿，也只在这些陵墓祭殿的四围，种起葱茏的树木，对于山下人家，蒙受水患的疾苦，是漠不关心的！

人民做了自己的主人，一切都变了！昌平人民在政府的补助下，群众的支援下，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始，自己动手来修建十三陵水库。他们计划在大山

环的出口——东山口，修起一道拦河坝，把山洪蓄在七丈多深的水湖里。这水湖的面积，相当于颐和园昆明湖的三倍。在大坝的西边，还要盖一座水力发电站，在每年灌溉的时期，可以用水力发电。将来这里是：良田千顷，绿树成荫，水面鸭游，水中鱼跃，小朋友们还可以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露营，爬山，游览；这生活该是何等的快乐美好！

这座水库必须在六月雨季以前完工，因此，这工地上，每天每夜都有几万人在流汗苦干，和洪水赛跑，而且人流已经赶在河流的前头！我在这里，只做一点轻微的劳动，但是往前望，往后看，三面山腰和一望无际的沙地上，都有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紧张地推车挑土，远远地一面一面小小的红旗，在和风中飘扬！想到三个月后，这里将是水湖的中心，在这万马奔腾的劳动干劲里，我也能尽到自己微薄的一分，使我惭愧而又喜悦。我要暂时离开祖国，为期大概两三个月，等到我归来时节，这里已是一片湖光了。听说小朋友们最近也要到湖边去种树，我想那时你们种的树木，也已经绿叶扶疏了。集体的劳动，创造出多么美丽快乐的一个世界呵！

这两天来，风柔云薄，这种酿花天气，中国话叫做“春阴”，日本话叫做“花曇”。花曇一过，日本各处就开遍了樱花。我们这里也是漾出晴光，就是柳叶

舒青，杏花怒放了！春阴的天气，总使我有说不出的期待的欢乐，如同坐在舞台前面，电灯熄灭的一刹那顷，我们满怀快乐地在等待，等待这幕布一开，台上现出神话般五彩辉煌的仙境……你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风光明媚的意大利了，旅途中如有工夫，一定再给你们写信。祝你们春天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4月7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对东风的感谢

中国作协提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号召，对于作家们当然是极大的促进和鼓舞。其实，“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号召不过是被满园的春色——全民生产大跃进——拥出墙来的一枝红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号召也是在作家们厉兵秣马，跃跃欲试的气氛之下，刮起的一阵大东风！

我以为只我一个人是胆子小、脸皮薄的，原来别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不愿先发表创作计划，要先写再说，一鸣惊人；心里总以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说出了而写不出，对读者失了信，岂不难受，岂不丢脸？这种想法，骨子里是缩手缩脚，畏首畏尾，替自己预先留下退却的余地，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也就是暮气、骄气、懒气的变相，是大跃进的绊脚石。

去冬以来，全国弥漫着生产大跃进的气氛，耳闻目击，莫不是一片万马奔腾的景象，作为人民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难道就心不跳，眼不热？难道就不会私自地立下誓愿，定下计划？就在这“万事俱备”的时机，一阵呼喇喇的东风吹起，金鼓齐鸣，全军进击，把“暮气”、“骄气”、“懒气”这几个老贼，杀得弃袍割须，落荒而逃！但看那天在跃进大会上，作家们把个人写作计划尽情倾吐的发言，是会使人欢喜地感到这“东风”的“着力”，是正确而及时的。

大胆跃进是好的，但也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漫天说价”。据说现在缺少短小的文章——散文，小品文，短诗，小小说……这和我能力程度，写作习惯，都还相合。因此我首先要拾起这根断线，再写“寄小读者”；把我随时随地所想到，听到，看到的，小孩子会感到兴趣，而且对他们有益的事情，不断地向他们报告。这种体裁本来是最自由的，内容也最广泛，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谈，还可以无尽无休地写下去。假如在此以外，还行有余力，另外写些短诗，短文，小小说，那都算是副产品，暂且“不在话下”了！

我是作家队伍中一个老兵。但是我体会到人老了决不能“服老”，一“服老”就爬不起来！而且我虽老还有童心，这颗童心会永远鼓舞支持着我，使我“读万卷书”，不断地学习，“行万里路”，到工人、农

民、孩子成堆的地方，和他们打成一片，从他们那里汲取我写作的源泉；尽我有生之年，来为新中国的儿童们写作，为培养优秀的下一代，贡献出我一切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再寄小读者

通讯 四

亲爱的小朋友：

自从三月二十一日离开祖国，时间不过十多天，在我仿佛已经过了多少年月！一来是这十多天之中，我们已经飞跃过好几个亚洲和欧洲的国家；二来是祖国的进步，一日千里。这十多天之中，不知又发现了多少新的资源，增多了多少个发明创造！这一切，都使国外的“游子”，不论何时想起，都有无限的兴奋！

欧洲本是我旧游之地，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感觉，现在只挑出途中最突出的奇丽的景物，来对小朋友们说一说。

首先是三月二十四日黄昏，从瑞士坐火车到意大利的一段，一路沿着阿尔卑斯山脚蜿蜒行来，山高接天，白雪皑皑，山顶上悬着一钩淡黄色的新月。火车飞速前进，窗外转过的一座雪山接着一座雪山，如同一架长长的大理石的屏风，横列在我们的眼前！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高高的雪山上，零乱地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桔红色的灯光，一片清凉之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暖的感觉。

二十五日一觉醒来，我们已深入意大利的国境了。

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它的地形，像一只伸入地中海的靴子，三面临海，气候温和。在瑞士山中还是雪深数寸的时候，这里的田野上已是桃李花开了！我们先到达意大利的京城——罗马。这是一座建在七座小山上的古城，街道高低起伏，到处可以看见古罗马的遗迹，颓垣断柱，杂立于现代建筑之间。街道上转弯抹角，到处还可以看见综淙的喷泉，泉座上都有神、人、鱼、兽的雕像，在片片光影之中，栩栩如生。

二十六日晨我们到了意大利西海岸的那坡里城，这也是一座很美丽的海边城市。但是我要为小朋友描述的，却是离那坡里四十里远的旁贝，那是将近两千年前，被火山喷发的熔岩和热尘所掩埋的古城。

在一八六〇年以后，才被发掘出来的。

背山临海的旁贝城，在纪元前六世纪——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到了纪元前八十年——我们的汉代——这里成为罗马贵族豪门的别墅区，人口多至两万五千人。纪元后七九年的八月，城后的维苏威火山，忽然爆发了！漫天的灼热的灰尘，和喷涌的沸腾的熔岩，在两三日之中，将这座豪华的市镇，深深地封闭了。大多数居民幸得突围而出，而老、弱、囚犯，葬身于热尘火海之中的，至少还有两千人左右。

我们在废墟上巡礼：这里的房舍，绝大部分，都没有屋顶了，只有根根的断柱，和扇扇的颓垣，矗立于阳光之下！石块铺成的道路，还有很深的车辙的痕迹。这市上有广场，有神庙，有大厅，有法院，有城堡……街道两旁还有酒店和浴堂。酒店里遗留着一排一排的陶制的酒缸；浴堂里有大理石砌成的冷热浴池，化妆室，按摩床，墙上还有石雕和壁画。屋宇尤其讲究：院里有喷泉，有雕像，层层居室里，都有红黄黑三色画成的壁画，鲜艳夺目！后花园也很宽大，点缀的石像也很多，想当年花木葱茏的时节，景物一定很美。最使我感到惊奇的，就是这些房屋里，已经有铅制的水管和水龙头。导游的人告诉我，旁边的水道，是直通罗马的。

这里的博物院里，还看到发掘出来的，很精致的金银陶瓷和玻璃制成的日用器皿，以及金珠首饰。此外还有人兽的残骸，形状扭曲，可以想见临死前的挣扎和痛苦。

小朋友，上面的几段，是陆续写成的，中间已经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几个城市。沿途的海景，是描写不完的；而最难描述的，还是意大利人民对于中国的热爱和向往！我们到处受到最使人感动的欢迎，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工农群众的款待，最为真挚而热烈！一束一束的递到我们手里的鲜花，如玫瑰，石竹，郁金香……替他们说出了许多话语。在群众的集会上，向我们献花的，都是最可爱的意大利小朋友。从他们嘴里叫出的“友谊”和“和平”，那清脆的声音，几乎是神圣的，使我们不自主地涌上了感动的眼泪！

我们在昨天又渡海回到意大利本土，沿着地图上的靴尖、靴跟，直上到东海岸的巴利城。今夜又要回到罗马去了。趁着一天的访问日程还没有开始，面对着窗外晨光熹微的大海，和轻盈飞掠的海鸥，给小朋友们写完这一封信。我知道小朋友们是会关心我的旅程，而且是急待我的消息的，但是也请你们体谅到我们旅行的匆忙！外面有人在敲门，这信必须结束了，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深深地祝福你们！

你的朋友 冰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意大利，巴利城。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五

亲爱的小朋友：

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提到了西西里岛的访问。这个岛我从前没有到过，因此我对它的印象也最深。这个被称为意大利靴尖上的足球的西西里，面积有两万五千平方公里，居民在五百万以上。在这里的一段旅程，我们和海结了解之缘！我们住的旅馆，都是面临大海的，我们和意大利朋友聚餐的饭店，也都挑选海边名胜之地；枕上听得见鸥鸣和潮响，用饭的时候，仿佛也在啖咽着蔚蓝的水光。一路乘车，更是沿着迂回的海岸，一眼望去，不是无际的平沙，就是嶙峋的礁石，上面还有耸立的碉堡，而眼前一片无边的海水，更永远是反映着空阔的天光，变幻无极，仪态万千，海水是很蓝的；在晴朗的天空之下，更是像古诗上所说的：“水如碧玉山如黛”，光艳得不可描画！那颜色是一层一层的，远处是深蓝，稍近是碧绿，遇有溪河入海处，这一层水色又是微黄的。唐诗有：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这两句写的极好，因为它不但写出斜阳，连江上的微风，也在“瑟瑟”两字中，表现出来了！

车窗的另一面，不是长着碧绿庄稼的整齐田地，便是长着上千盈百的杏树、桃树、桔柑树、橄榄树的山坡上的果园。陌上花开，风景如画。在这片丰饶美丽的土地上的居民，是使人艳羡的！

但是，昨天早晨，我在翻阅罗马“中东和东方学院”送给我们的一本意大利摄影画册，读到上面的序言，里面有：西西里岛，四面被地中海所围抱，也被希腊人、腓尼斯人、撒拉逊人聚居过，被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占领过……西西里岛上，曾是罗马帝国的军队骨干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在重利盘剥之下，他们失了土地，又被招募成为一支无地产的农奴队伍。地主住在城市里，只在夏天，才到他的田庄上来避暑，朝代更迭，土地易主，而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土地上辛苦劳动的，都不是土地的主人！这是多么悲惨的境遇！这个意大利靴尖上的足球，在外来的统治者脚上，踢来踢去，虽然在文化艺术上遗留了些精美的宫殿教堂的建筑，里面都有最精致的宝石镶嵌的图案，和颜色鲜艳、神态如生的壁画，而当地的农民生活，却永远停留在半封建半开化的状态之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惨状，在这里是

还存在的！

在罗马的一个晚餐会上，意大利最著名的诗人卡罗·勒维坐在我的旁边。他滔滔不断地告诉我，在意大利南部，尤其是西西里一带，农民过着受压迫被剥削的生活。意大利北部的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而南部的资源，却从未被开发过，于是南部饥饿失业的队伍，就成群地被招送到北方去作工，痛苦流离，成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命运！

当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是激动的，眼光是悲愤的，使我的回忆中的西西里的水光山色，蒙上了一层阴沉的暗影！我又回忆到在岛上的一个小市镇——巴格里亚——的农民欢迎会上，另一位诗人卜提达，向我们致了最热烈的欢迎词。卜提达是巴格里亚市穷苦人民的儿子，他用西西里方言写诗，强烈地揭露了当地人民的黑暗生活。他送给我一本他的诗集：《面包就是面包》的法文译本，上面有卡罗·勒维写的序，说卜提达以钢铁般的坚强洪壮的声音，叫出了岛上人民的不幸。可惜我不懂得法文，只好等将来请人读给我听了。

广大的人民是广阔的天空，人民的诗人就该像天空下透明的大海，它永远忠实地反映出天空的明暗阴晴，呼叫出人民的苦乐和希望。这样，他的诗里才有颜色，才有感情。勒维和卜提达都是大海般的诗

人，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今天是复活节，一早醒起，就听到从四面传来的悠扬而嘹亮的钟声。罗马城里，大大小小的有五百多座教堂；登高望时，金色，绿色，灰色的圆顶，在丛树中层层隐现。这几天来，罗马街上，尤其是商店的橱窗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金彩辉煌的巧克力做成的大鸡蛋，到处都是。今天上午出去走了一走，因为明天要到佛劳伦斯去，先给你们发出这封信，罗马的古迹，等以后再谈吧！

今夜罗马大雷雨，电光闪闪，雷声大得像巨炮一般。现在祖国已是早晨，小朋友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向你们珍重地说声早安吧！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意大利，罗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5月6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六

亲爱的小朋友：

四月十二日，我们在微雨中到达意大利东海岸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常有人把它比作中国的苏州。但是苏州基本上是陆地上的城市，不过城里有许多河道和桥梁。威尼斯却是由一百多个小岛组成的，一条较宽的曲折的水道，就算是大街，其余许许多多纵横交织的小水道，就算是小巷。三四百座大大小小的桥，将这些小岛上的一簇一簇的楼屋，穿连了起来。这里没有车马，只有往来如织的大小汽艇，代替了公共汽车和小卧车；此外还有黑色的、两端翘起、轻巧可爱的小游船，叫做 Gondola，译作“共渡乐”，也还可以谐音会意。

这座小城，是极有趣的！你们想象看：家家户户，面临着水街小巷，一开起门来，就看见荡漾的海水和飞翔的海鸥。门口石阶旁边，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从石阶上跳上公共汽艇，就上街去了。这座城里，当然也有教堂，有宫殿，和其他的公共建筑，座座都紧靠着水边。夜间一行行一串串的灯火，倒影在颤摇的水光里，真是静美极了！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海岸对东方贸易的三大港口之一，其余的两个是它南边的巴利和北边的特利斯提。在它的繁盛的时代，就是公元后十三世纪，那时是中国的元朝，有个商人名叫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扬州作过官。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回到威尼斯之后，写了一本游记，极称中国文物之盛。在他的游

记里，曾仔细地描写过芦沟桥，因此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把芦沟桥称作马可波罗桥。

国际间的贸易，常常是文化交流的开端，精美的商品的互换，促进了两国人民相互的爱慕与了解。和平劳动的人民，是欢迎这种“有无相通”的。近几年来，中意两国间的贸易，由于人为的障碍，大大地减少了。这几个港口的冷落，使得意大利的工商业者，渴望和中国重建邦交，畅通贸易，这种热切的呼声，是我们到处可以听到的。

这几天欧洲的气候，真是反常！昨天在帕都瓦城，遇见大雪，那里本已是桃红似锦，柳碧如茵，而天空中的雪片，却是搓棉扯絮一般，纷纷下落。在雪光之中，看到融融的春景，在我还是第一次！

昨晚起雪化成雨，凉意逼人，现在我的窗外呼啸着呜呜的海风，风声中夹杂着悠扬的钟声；回忆起二十几年前的初春，我也是在阴雨中游了威尼斯，它的明媚的一面，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今天又是星期六，在寂静的时间中，我极其亲切地想起了你们。住学校的小朋友们，现在都该回到家里了吧？灯光之下，不知你们和家里人谈了些什么？是你们学习的情况，还是奋进的计划？又有几天没有看到祖国的报纸，消息都非常隔膜了。出国真不能走得太久，思想跟不上就使人落后！小朋友一定会笑我又“想家”了吧？——

同行的人都冒雨出去参观，明天又要赶路，我独自留下，抽空再写几行，免得你们盼望，遥祝你们好好地度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夜，意大利，威尼斯。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5月2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七

亲爱的小朋友：

昨天我们从意大利又回到瑞士，明天要出发到英国去了，三星期的意大利之游，应当对你们作一个总结。

我们访问了意大利的大小二十个城市，说一句总话，我实在喜欢意大利，首先是它的首都罗马，和我们的北京一样，是个美丽雄伟的首都。它的古老的建筑，和博物馆里的雕刻、绘画，以及出土的文物，都和北京的建筑和博物馆一样，充分地呈现了它的劳动人民的惊人的智慧！关于意大利，将来有时间再详细地述说，如今先举出几个最突出的印象，给小朋友们画一个轮廓。

第一个是：欧洲人说，意大利是用石头建造起来的，这是古意大利建筑的一个特点。古意大利的教堂、宫殿、城堡、桥梁、街道……绝大部分都是用石头盖起铺起的，至少是建筑物外面都用的是石板、石片；仰顶和墙壁上都有各色花石宝石嵌镶的人物；屋顶上、喷泉上和广场上都有石像，一眼望去，给人一种坚洁清凉的感觉。意大利的美丽的建筑，可描写的真是太多了，我最喜欢的是比萨的斜塔、教堂和洗礼堂。这一簇简洁、玲珑而庄严的白石建筑，相依相衬地排列在一角城墙的前面，使人看过永不会忘记！

第二个是：在意大利旅行，到处都离不开水。意大利的边界，有四分之三与水为邻，北部多山的地方，却有许多大大小小美丽的湖泊。各个城市里都有形形色色的喷泉，最奇丽的是罗马郊外的提伏里泉园。这座泉园原是皇家别墅，建造在小山上，园里大小有六千条喷泉，在山巅，在池上，在路旁……宽者如帘，细者如线，大的奔越下流，如同山间的瀑布，小的轻莹上喷，如同火树银花，一片清辉交织之中，再听到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大小错落的泉声，这个新奇的感受，也是使人永不忘记的！

但是，最使人不能忘却的，是意大利的可爱的人民！他们是才气横溢，热情奔放的；这表现在他们的天才的文艺创造上，科学的发明上；表现在他们为自

由和独立的斗争上；表现在对朋友的热爱上。意大利人民把中国人民当作最好的朋友。他们关心我们、热爱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寸一尺的进步，都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当我们离开意大利的前夕，在他们的英雄城市都灵，我们被邀到一个群众的集会——在这里应当补述一下：都灵城是在一九四五年，在它自己人民的艰苦斗争之下，得到解放的。这次的斗争，人民游击队死亡的数目，在百分之四十七以上！我们曾到烈士墓前，献过花束——这集会是在一个工人俱乐部召开的，会场上挤满了热情的男女老幼，台上横挂着“欢迎中国来宾”的中文标语（是意大利人自己写的），长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杯。他们送给我们都灵市特产的蜜甜的巧克力糖，猩红的玫瑰花，给我们满满地斟上香醇的都灵酒。他们的欢迎词，是真挚而热烈的。我们的每一句答词，都得到春雷般的鼓掌与欢呼。在饮酒叙谈的中间，都不断地有群众过来和我们握手拥抱，不断地也有儿童们送上画片，要求我们签名——谈到意大利的儿童，他们真是可爱！他们是那样地天真活泼，又是那样地温文有礼。在以后的通讯里，我要对你们谈一个意大利小姑娘所给我的深刻的印象。我们又在整装待发之中。“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们在意大利的访问，就在上述的高涨的热潮中结束。回到旅馆已是半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国际间劳动人民的和平友谊，是世界持久和平的最巩固的基础。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我们已有了亿万和平宫的建筑工人，正在一砖一石地把屋基垒了起来。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好好地继续努力吧！

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瑞士，波尔尼。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5月29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八

亲爱的小朋友：

来到英国已经十天了，访问的日程是忙逼的。我现在是在英国北部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一座旅馆的窗前，时间已过半夜，树影摇曳，满月的银光，射在我的信纸上，活泼而激越的苏格兰民歌的余音，还在我耳边荡漾。趁着我睡不着的时间，来给我所惦念的小朋友写几个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九三六年的冬天，我

曾到过英国，那时只在伦敦住了一两星期，在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作了很短的访问。这次重来，走的地方较多，接触的方面也较广，有许多感想，真不知从哪里说起——先从“一世之雄”的“大英帝国”说起吧！

英国——大不列颠，是由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中南部的英格兰，西部的威尔士，和爱尔兰岛北部一角组成的。这个位置在欧洲西北部大西洋中的岛国，面积不过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而它却占有着比本土大过一百五十倍的殖民地！原因是：在它十七世纪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十八世纪，苏格兰工人瓦特又完成了蒸汽机的制造，从此英国进入工业革命后的大生产时期，林立的工厂，纵横交错的铁路，往来如梭的船只，使得“英国成了世界的工厂，世界成了英国的市场”！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殖民地的侵占，资本的积累，使它掌握了海上的霸权。三百年中，它巧取豪夺，从殖民地榨取了无限的财富，来建设和供养它的本土。因此在英国土地上，到处可以看见外面被烟雾熏得灰暗而里面富丽堂皇的宫室、教堂，银行……等石头建筑；碧绿辽阔的，贵族地主的花园；近代化的华丽舒适的旅馆、俱乐部……“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在这里过着不劳而获，穷奢极欲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海上霸权，逐渐转

移到美国手里，它的经济实力就开始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一个一个地独立起来了。“大英帝国”在衰落解体之中，而英国广大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却坚持着在保卫和平、保卫劳动人民权利的斗争中，寻求正确而光明的出路！

以上是英国现在社会状况的一个轮廓，如今我带着小朋友，从伦敦起，游览一番吧。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位置在泰晤士河入海处的两岸，人口将近九百万。这里有许多高大的建筑，平整的街道，但是我最欣赏的，是城里散布着的几个阔大的公园！西方的公园设计是：亭台楼阁少（或者没有），而树木花卉多。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一大堆一大堆葱郁的树木，草地边缘种着各种各样鲜艳的花，这时正是春天，花园里盛开着黄色的迎春，紫色的丁香，红色的杜鹃……最爽心悦目的是红紫黄白各色的郁金香，一朵朵像玲珑的宝石制成的杯盏一样，在朝阳下承接着清露。树下和路旁，都安放着一排排长椅，老人们在椅子上休息，看报，织活，小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走游戏。中午下班的时候，更有许多职工人员，在草地上坐、卧、吃干粮、晒太阳——这当然是在春天有阳光的日子，一般说来，伦敦的晴天比北京是少多了。

从伦敦一路往北走，坐汽车、坐火车，一路看见的也都是一绿无际的牧场和田野。英国虽然在纬度上和我们的黑龙江同一方位——北纬五十至六十度之间，只因它是海洋气候，潮湿多雨，宜于绿化，积雪化后，下面露出的却是绿绒绒的青草，因此在学校里，乡村中，到处都有一片一方的大草地，旁边种些杂花。这种花园或草场，对于居民的游息和健康，都有很大的好处。

苏格兰是田地少，牧场多。我们到了两个城市，就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我很喜欢爱丁堡！这座城依山傍海，人口不过五十万，大街的设计是一边楼屋，一边花园，这样显得清旷而幽静，郊外的山间有许多小湖。我们看见故宫山后的广场上，张起几十个彩色的帐幕，旗帜飘扬。据说苏格兰的矿工，照例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这里庆祝自己的节日。庆祝的节目中有游行，跳舞，各种工人体育竞赛，工人铜乐队和管乐队的竞赛等等。可惜我们昨天晚上就走了，没有能够参加。

苏格兰的管乐队是有名的，演奏者穿着民族服装——多褶的方格子短裙和长袜，长袜口上斜插一把小刀，腰间挂一个刻花的皮袋。他们演奏的常常是苏格兰最动人的民歌。谈到苏格兰民歌，昨天晚上在格拉斯哥城，英中友好协会的欢迎会上，听到许多首

多半是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勃恩斯写的。勃恩斯是农民的儿子，苏格兰人民所最喜爱的诗人。他的诗都是用方言写的，富于人民性、正义感，淳朴、美丽，音乐性也极强。当手风琴拉起，短笛吹起，歌唱家唱起，刚唱过一两句，观众就会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地和将起来，全场欢动，就这样一首又一首地几乎唱到夜半！今天晚上，有几位苏格兰诗人约我在一个小酒馆聚谈，又谈到民歌，正好隔座有几个青年学生，正在低声合唱，诗人们把其中一位少女，簇拥到我前来请她为我这远客歌唱。她很羞涩地望着我，——一面放开她的清脆柔婉的歌喉，不到一会儿，那几个男女学生，以及许多客人，都围了上来，有的高声合唱，有的含笑静听，直到酒馆关门的时间——夜里十点钟——我们还从门内移到门外，踏着皎洁的月光，在马路边的树下，唱到半夜……

听人家唱民歌，使我亲切地回忆起许多我们自己的民歌，尤其是兄弟民族同胞所唱的，翻身的和歌颂毛主席的热情奔放的民歌！回来一路在浓密的树影中穿行，月亮大得很，街上是一片静寂。今天又是五一节，这里没有放假，也没有游行，遥想祖国北京的天安门前，今夜正是灯月交辉，焰火烛天。小朋友，尽情地欢乐吧，你们是幸福的！

在脑海里音乐浪潮的澎湃声中，我向我的小朋友

友说一句热情的晚安！

你的朋友 冰 心

1958年5月2日英国，爱丁堡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8年第3号。）

一个最高尚的人

亲爱的××：

我必须抓住这个极其感人、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来给你写这一封信，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我遇见一个最可爱、最高尚、而在旧社会是最卑贱、最被蹂躏，连尘土都不如的人，在解放后光芒万丈的新社会里，他呈现出精金美玉一般的人品！这个人是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十万大军中的一等奖获得者，军马饲养员张新奎。

这天的上午，在一个四面敞开的帐篷底下，烈日当空，热风从田野吹来，我正在整理一段笔记，从外面走来一个年轻军人，全副军装，左眼上贴着一块纱布——他就是张新奎，是另外一位作家访问的对象。大家连忙让他坐下，开始采访的谈话。我也便凑上去旁听，不想越听越感动，越听越兴奋，听到有些最动人的地方，使我忍不住要流泪。我承认我的感情是脆

弱的，但是我旁边也有别人在流着泪！

关于他得奖的事迹，我没有看到，据说上面只提说他是个养马能手，经过他饲养的马匹，特别茁壮。他对于牲口的照料，无微不至，常常是废寝忘食；最近在工地下大雨的晚上，他自己睡在大车底下，却用身上的被子，给一匹脊背上磨伤的马盖住……他饲养的二十五匹骡马，担任拉送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十一个食堂的蔬菜粮食，这任务是紧张而繁重的，但是这些牲口，从来没有误过工！

于是谈话就从养马说起，我们问他为何能把牲口养得这么出色，是否他特别喜爱动物呢？

他笔直地坐在那里，两手交握着，浓厚朴实的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他说：“饲养军马这一工作，不是人人都爱做的；牲口气味大，喂料的次数多，半夜也得起来，睡觉的时间少，常常忙得连饭也吃不上，戏和电影也不能去看……我是想，革命工作嘛，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一样，就承当下来了。”

一说开了头，他的眼光活泼了，说话也显得流畅：“牲口和人一样，需要人的爱护，它们就是不会说话。它们最好按时候吃，先吃料，饮一饮水，然后再吃草，还要让它们慢慢地嚼，这样才消化得好。倒满一槽的草料，人却走开，由它们自己去吃，这样做是喂不好的！”

“我喂它们的时候，是把草铡好之后，再筛两遍，保证草里没有沙土，这样它们的毛就长得好，”他用两个指头比着，“长的毛一刷下去，长出来的就都是一寸来长的又亮又滑的短毛，才好看呢！说到喂食，我把二十五匹骡马面对面地分系在两边，再一把一把地将加盐煮过的黑豆，抓在它们的槽里，这样转过几圈，每一匹牲口都细细地把料嚼完，再一匹一匹地给它们饮水，吃草；然后牵出去让它们休息，一面我给它们刷毛。我的那些牲口，都是经过战役的，岁数都不少了，顶小的也有七八岁。我刚管它们的时候，它们瘦得屁股都是尖的……”他两手向下并在一起比划着，“现在慢慢地屁股都平起来了！”这时他脸上洋溢着欣慰骄傲的神情，如同母亲提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牲口有了病，也得给它们作‘病号饭’，那就是糠和上水。你必须静静地守在它旁边，等它自己慢慢地吃。你不能勉强牵着它，像催人一样，说‘你吃吧，你吃吧！’牲口不会说话，它不吃就是难受得吃不下呵！”

听到这里，我们都高兴得相视而笑，大家都称赞他真是心细。

他谦虚地微笑了：“我想，一匹牲口，至少合五百块钱，二十五匹要合多少钱呀，人民把这笔巨大的

财产，托付在我手里，我要不好好地爱护，对得起六亿人民么？再说，我的牲口是拉大车的，每天供应着工地上十一个食堂的蔬菜粮食，这任务可不轻呵！同志们要是吃不上饭，就做不好修建水库的工作，我的骡马要是病了伤了，就耽误了拉大车，这关系也不小呀！”

他又皱一下眉：“我就是看不得赶车的虐待牲口，看见了总叫我心酸得落泪，牲口不会说话，挨打受饿也诉不出苦来！因此每次我的牲口出去，我一定看好赶车的同志带好水桶和草料，才让他出车。我还嘱咐他们，不走的时候要把它们卸下，休息休息。我们人跑的路长了，还得停下喘一口气，何况它们拉几千斤重的东西？每逢牲口回来，我也得仔细检查，脊背上磨伤了没有？眼睛让鞭梢甩着没有？为着赶车的打牲口，我也不知道向首长提了多少意见啦，为着团结，我不好直接地批评我的同伴，但是如果次数实在多了，我就也忍不住，我就对他说：‘我没有权力管你，但是我有权力管我的马！’”他说着胸膛一挺，嘴唇紧紧地闭成一道缝。

“就是那一次嘛，一匹牲口回来，脊背上磨伤了一大块，把我心疼得什么似的，正巧那夜又下大雨。伤口就是不能淹水，水淹了可痛的厉害！我只好把我自己的被窝给它披上了，再扎扎实实地捆上一道麻

绳，这样雨就进不去了。”

大家都点头赞叹了。我们中间有人问：“你一个人饲养二十五匹牲口，再这样细心，可真够忙累的！”

他又笑了笑：“本来还不算太忙，按规定，一个人只要管八匹，因为这工地上的任务重，赶车的人手不够，我就让那两个饲养员同志都去赶车，我一个人把二十五匹都管下来了，这一来当然事情多一些。我每天的工作是这样分配的：早起和午后，牲口出去了，就铡草、煮料、洗槽、清理马棚，牲口回来了，就喂料、刷毛……它们晚上十点吃一顿料，刚刚喂完，我躺下不到一会儿，又到了夜里两点吃料的时候，这样我一夜连两个钟头的觉也睡不上。”

“不过，这也怪我自己，把牲口交给别人我总不放心。有时首长们勉强我去看戏、看电影，请别人替我喂马，我去了，人在场里，心在马棚，回来看见马槽里尽是沙土，心里就不痛快！下次我只说我不爱看戏看电影，还是让别人去看吧。”

有人指着 he 眼上的纱布问：“你的眼睛是熬夜熬坏了的吧？”

他挪了挪身子，说：“也许是，左眼里面长了大疙瘩，开了刀——不要紧的。”

这时已经近午，帐篷下面更热了，我们大家心里更是热烘烘的。我们把摆在他面前一大碗冷开水，推

到他面前，又请他把军服宽一宽，他辞谢了，只端起水来，喝了一口。

大家又满怀兴趣地杂乱地问：“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他略带激动地开始了一段悲惨的故事：

“我本姓盐，是河北省武安县人，生下来不久，我的父亲就带着一把三股叉，跟着红军走了。我只吃了一年半的奶，母亲饿死了，奶奶把我抚养到了四岁，叔叔就把我卖到山西左权县一个贫农的家里。此后又辗转卖了三家，最后才卖给这家姓张的，因此我就姓了张。中间我还要过饭，到处漂流。我在田里吃过葱蒜辣椒，不管是苦的辣的，都摘来填肚子，因为从前吃的太多了，现在我一看见葱蒜辣椒，就心中发苦，眼中流泪，我还吃过猪食，让煮猪食的炉火，烫得满地打滚。有一次有个老和尚收留过我，让我在庙里撞钟，庙里有一只洋公鸡，比我还高，它也欺负我，每天把我打得头破血流，我又逃出来了！日本人我也看见过，他们抓住我盘问我父亲的下落，把我打得半死。美国人我也看见过，他们扔在大粪上的面包，我也捡起擦擦吃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呵。

“我在姓张的家里呆下以后，也下地干活，也当过小工。一九五五年，我父亲回来了，他已经是个营长，因为受伤，瞎了双眼，退役了。他回家来找不着我，就把我叔叔告下来了。叔叔来叫我，我坚决不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谁知是真是假呢！我叔叔就把我捆在马上走，半路上我又跑回来了。后来我父亲自己摸来了，带着一本粮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替他引着路。我见到他当然不认识，只看见他挂了一身的勋章。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盐，我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摸索着把我拉到跟前，浑身上下地摸抚着我，他说‘十八年不见，你长的这么高大了！’那夜他整整地哭了一宿，第二天他告诉我，‘你不跟我回去也罢，在这里好好劳动，也是一样。’”

“他自己又扶着孩子回去了。现在，他已经结婚了，是地方政府给安排的，我的继母很年轻，她不必下地劳动，为的是好在家里照顾他。

“这以后，我就争取参了军，部队对我是个学校，也是个家庭，我得到了从来没有得到的温暖。我想，我过去实在太苦了，只差了冻死饿死。共产党来了，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还有什么条件可讲！去年我才开始了养马的工作，我本应当今年退伍的，因为我喜爱这工作，又延长了一年。一年后，我也不想回家去。我父亲那边，有了我的继母；姓张的那边，也只有父亲和一个弟弟，他们都没有问题。我还是到祖国的边疆去，海角天边，哪里有艰苦的工作，我就到哪里，我什么苦没有吃过？困难是难不住我的！”说

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柔和地说：“将来我攒下些钱，就给父亲和张家寄回来……其余的三家，可惜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也就管不到了！”

真是一颗纯金的心！他想到的人有多少呵！

大家完全激动了，暂时都说不出话来。太阳已经过午，他站起来告辞，我们才惊醒似地，纷纷站起来说：“你又吃不上饭了吧？还是同我们一起吃！”在大家推挽之下，他和我们一同到了食堂。我们四个人买了四盘菜，对面坐下，他默默地吃着……我们中间，一位细心的同志，轻轻地把一盘辣椒炒洋葱，从他面前挪开了。

饭后我们跟他一起去采访他的马棚，这马棚离工场不远，果然是整洁异常！他自己的床铺，就搭在棚下的一张高架上，床上挂着帐子。二十五匹茁壮的骡马，分系在过道的两边。他亲热地叫着它们的名字，什么“大黑骨头”、“黄油”……这些毛色光滑的牲口，就抬起头来，用亲热的眼光来望着他。

此后我还跟着采访他的那位作家，到马棚去过两次，也同他的领导同志谈过话。关于他的详细事迹，有那位作家来写，我就不再多说了。

当我开始听他谈话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有你坐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来听，因为你是那么一个热爱动物的孩子。听到后来，我就更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高

尚的人格，介绍给你。当我说到很动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往往会激动得说不下去，你听着也很激动，却又笑我“眼泪不值钱”！我想还是写在信里给你看吧。

让我们都向他学习！

爱你的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十三陵水库工地。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港》1958年第8、9号合刊，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小孤山该叫草帽山

千万块石头往上垒，
把它垒成个草帽山，
十万顶草帽围着它转，
小孤山一点不孤单！

明年我们再来看，
山又青来水又蓝，
二十万只钢铁手，
开出一片好湖山。

一九五八年六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十三陵水库报》1958年7月2日。）

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

你屹立在贝鲁特的海岸上——
短小的桔红色衬衫，
在烈日下，发出愤怒的光芒！
你握拳怒目望着美国强盗，
蠢蠢地踏上你祖国的胸膛。
地中海的波涛沸腾飞溅，
给我们送来了
你的神圣的誓言：
“我们是阿拉伯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

英勇的小阿拉伯人！
打！团结起来狠狠地打！
一定会把他们打回去！
他们是一只纸老虎——
八年前他们胆敢侵略朝鲜，

中朝人民曾狠狠地打败过他！
如今这不识相的残兵败将
偷偷地又溜进你们的家！
仅仅在一年前，你们的对岸
一队英勇的小阿拉伯人，
在塞得港
打烂了英法两只纸老虎。
我曾瞻仰过这个英雄的队伍。
狠狠地打吧，小阿拉伯人，
在亚洲，在非洲，在……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都支援你，
更请你不要忘记：
中国的一亿两千万的儿童，
永远和你紧紧地站在一起！

注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载：美国的记者报道，在贝鲁特，有一个穿着桔红色衬衫的十多岁的小孩，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美军登陆，他用阿拉伯语发誓说：“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一定把他们打回去！”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58年7月2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
保卫和平的新兵，
你们挣断了沉重的枷锁，
从血腥的镇压下站起来了！
我们鼓起十二亿只手掌来欢迎你！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
帝国主义不自量力，
他们招集起从朝鲜和塞得港
逃回的败兵残卒，
又来侵略你们神圣的领土，
我们伸出六亿双热烈的手来支援你！

我们用如雨的热汗来支援你，
我们用沸腾的热血来支援你，

我们用如海的红旗来支援你，
我们用震天的锣鼓来支援你，
我们用动地的喊声来支援你，
我们用亿万张的抗议书来支援你，
我们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用漫山遍野的快板、相声、
诗歌、街头剧来支援你！

我们六亿人屏住了呼吸，
压住了心跳，
凝注着六亿双眼睛，
紧握着六亿双拳头，
帝国主义胆敢在你们国土上停留，
我们就用一切行动誓死地支援你！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8年7月号增刊。）

小家伙们，惩罚得好！

你们的英勇的小哨兵，
那个穿桔红衫的孩子，
刚在贝鲁特的海岸上
向着登陆的美国强盗，
发出神圣的愤怒的誓语：
“我们是阿拉伯人，
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

才有几天——

“小家伙们”提着满篮的
可口可乐，
拥到了强盗的身边。

嘻笑的小脸后，
藏着愤怒的心。

软性的饮料，
浸着最坚强的战斗！
“燃料”炸掉了手指，
“冷饮”烧断了咽喉；
飞机怕狙击手，
卫兵怕小朋友——
美国佬胆战心惊，
全世界欢呼拍手！

小家伙们！惩罚得好！
就得这样日夜地搞，
你们越闹得欢，
他们越滚得早！

小家伙们，
你们还有什么新花样？
我们将高兴地等待，
欢喜地为你们歌唱！

注 据新华社七月二十二日贝鲁特消息：侵略黎巴嫩的美国军队已经发现自己处于敌对他们的当地人民的包围中，就连黎巴嫩首都的儿童也在设法惩罚他们。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58年7月26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大东流乡的四员女健将和女尖兵

新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的第一天，刚从大坝上巡礼回来，正摘下草帽，准备喝水，隔壁帐篷里说笑的声音，引得我从帐篷缝里往外看。那边是三四位画家，正对着几个年轻的女孩子画像。她们仿佛有点不惯，也许是害羞，都一个劲地绷起脸往前看，一动也不动。画家们一会儿抬头注视她们，嘴里不住地逗她们说笑，一会儿又赶紧低头画画。我看见那几个朴素可爱的形象，忍不住从篷隙叫：“笑嘛，别绷着脸呀！”她们一时都回头来笑着看我，这一来我们似乎就彼此熟识了。

一时画完像，她们陆续地都走过我们的帐篷里来。我随手拉过那个短头发，脸上红黑红黑的大姑娘，和我一起坐在地铺上。有人在旁边笑说：“这几个姑娘了不起呀，她们是民工十大队里有名的四健将。‘三八’节挑土竞赛的时候，她们把‘九兰组’和

‘七姐妹’都赛过去了，你写写她们吧！”

这位姑娘笑了，“我们今天只来了三个。我叫吴凤敏，这是张惠茹……”张惠茹本来站在桌边，这时就笑着挪过来，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她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双辫的孩子，一脸的活泼气。吴凤敏又指着后面一个半长头发，鬓角斩齐的年轻妇女说：“这是沈秀珍。还有一个刘志安，今天没有来，到北京给她母亲抓药去了。”沈秀珍很腼腆地在我们旁边坐下。

在十三陵这个广大而沸腾，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战场上，得到“健将”的称号是太不简单了！对于采访一点没有经验的我，简直不晓得从哪里问起，只好打开笔记本，拿起笔来问：“说说你们的战绩吧！”

吴凤敏微笑着：“我们都是从昌平区大东流乡来的，是东光社的社员。大东流乡离这有四十多里地，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收成好的时候，一年收的够三年吃的，可是我们差不多是年年涝，怎么办呢，大家想办法苦干吧。去年年底，在全国大兴水利的高潮下，我们青年社员们决定修建一座蓄水防洪的‘青年水库’，计划是一个月内完工。那时正是天冷河冻，乡里人怕我们青年完不了任务，就说：‘让我们修一座三合水库，青，壮，老一齐下手吧！’您想我们哪能答应呢！我们说：‘我们行！’连县委也不相信，我们

说：‘我们干给你们瞧吧！’我们这些年轻人鼓起干劲咬着牙就干下去了。这工程从一月五日开始，天气冷到零下二十二度，我们每天至少都劳动十小时到十六七小时。中间还有三天是日夜不停的工作，那是在水里挖流沙，建隔水墙的地基。这流沙在二尺深的水底下，水面是一层冰，我们一跳下去，腿都冻麻了。虽说是两小时换一班，上来的时候，腿上都结着一层冰，冻得像根红棒子似的，手上也裂满了小口，五个指头都伸不直！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干劲，男女尖兵一百零九个人，下河就不停工，结果一个月零三天，我们就把‘青年水库’挖成了，还多开了一道渠！党委报到中央去，中央奖了我们奖状、奖旗，还有钢磨、收割机和联合播种机……”

一脸活泼相的张惠茹，这时忍不住在旁边插了嘴：“我们听说十三陵修水库了，就兴奋得睡不着觉，早就要来参加。党委起先不答应，现在看见我们劳动得好，干劲大，也服了。他们说：‘去吧，你们不要求也让你们去！’……”

吴凤敏又接下去：“二月二十二号我们就来了，来了就让我们推轱辘马——就是斗车，我们哪儿见过这个呀！一起头四个人推一趟，一天才推上九趟，真急死了！七天之后，我们就能推到十二——十七趟，而且是在一千八百公尺的距离上。因为我们是和

部队并排劳动，我们就立誓要赶上他们，赛过他们。我们夜里不睡，想办法，找窍门，提早一个钟头上工地，擦车、上油、修理破车，人家跑我们也跑，人家不跑我们也跑，前面有车挡道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抬起车来往前挪，要不就帮人家推卸。从此人家都爱跟我们一起干活了。

“我们又想出接力赛跑的方法，就是两个人推一趟车，一趟满的上去，一趟空的下来，半道就换过来推。以后又换成三个人推满的上去，一个人推空的下来，这样又快又省劲，部队同志看见了，他们也跟我们学！”

“推了一个月的轱辘马，又换了工，就是给军队供活料，挑小土篮，抬大筐！”

张惠茹又笑着插话了：“这种活呀，对我们就是个玩意儿，我们在乡里修‘青年水库’的时候，都有过锻炼了！大筐能抬五个，掬也掬三个，小土篮也能挑四个，就说有五百多斤吧。那天下雨土滑，我们的大队长是男的，和我们一起抬了三步，抬不了，笑说：‘真行！大东流乡的妇女，什么人都比不上！’部队都叮问我们下次到哪个工地去，他们都喜欢和我们合作。‘三八’节那天，我们拿劳动比赛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工地上十八个妇女组赛挑土，两个钟头之内，算土方，我们胜过了‘九兰组’和‘七姐妹’”

……”

吴凤敏看着她笑了一笑，又接着说：“这以后我们就推手车了，这活比什么都难！走起来东扭西歪地扶不住，脚丫上使劲都使出大泡来，还尽翻车，头一天就翻了四五次！队长说：‘你们干得来吗？还是换去挑土吧！’我们是说什么也不换，咬着牙推下去，我们研究出来，只要思想集中，身子随着车摇，就好推得多。坚持了一个星期，就能推一车装得满满的土，甭说不翻，还能跑得飞快！我们立刻又搞起接力赛跑，这样一天就能跑上二十四趟一千八百公尺的远距离上坝。大队长看着我们笑，说：‘你们就是连做活带玩！给你们上个称号吧。’他们想个‘四大金刚’，又想四大这个，四大那个的，都不合式，后来还是总指挥部说，就称为‘四健将’吧，一叫就叫开了。

“五月里部队上大队人马开来了。为的是叫他们即刻住得上，吃得上，我们又放下了手推车，两天两夜不吃不睡，先忙着给他们支上帐篷，垒上灶。军队开来，就为的是我们万年的幸福，他们是修建水库大军的骨干，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援，我们在最后一个月中，和声势巨大的洪水赛跑，赛得过吗？

“支完帐篷，垒上灶，我们就又拨到烧水站，管七口大锅。这里没有天篷，上面是火热的日头晒着，

下面是大火燎着，可热啦！热倒是小事，这几口锅都没有锅盖，刮起风来，锅里尽是沙土；还有，烧水也没有柴禾！我们就自己想法克服吧。我们一面自己出去捡柴禾，一面用席篷做了锅盖。饮水要卫生嘛，我们每倒完一锅水，就刷锅，不叫有一点沉淀，早晨供给的是热开水，过午供给冷开水，喝了好凉快呀！十五天以后，又加了供给吹风机队的几个大锅炉。我们大东流乡十五个男女尖刀队员，把十五个锅炉顶下来了！”

说到这里，吴凤敏爽朗地笑了：“我们现在干的是零工，挖水渠道、拆房子、支帐篷，哪里有重活急活，就往哪里去。我们四人和男工比，每天公评总是甲等……”

沈秀珍坐在一边一直是笑眯眯地不开口，这时她才说：“她们三人都是有文化的，年纪又轻，二十上下的人。我是没有文化的人，岁数又比她们大，就是憋着劲儿比劳动吧……”

这时吴凤敏和张惠茹都抢着说：“她已经不是文盲了，也认得好多字呢。我们乡来的八个人都是民校教师，劳动完了还扫盲呢。”从这里又拉杂地提到她们在劳动之余，还学习、扫盲、读报（十三陵水库报），给大、中队的民工洗补衣服。她们下工就住在近村老百姓的房里，还替房东收拾房院、刷房顶、看

孩子……正说得热闹，帐篷外有人喊她们，我站起紧紧握住她们的手，坚约她们晚上有空再来。这场谈话，使得我很兴奋，很激动，对这些和大地一样结实朴素而充满了力量的人们，不加深地钻探下去，是不能得到更大更丰富的宝藏的，而我的钻探的经验，是如何地浅薄呵！

晚上，她们果然如约来了！在四面撩开的帐篷下，明月当空，凉风四起，我们是一次生，二次熟，谈话比早上更加流畅而热烈。不大开口的沈秀珍，那晚上却口如悬河地说个不停。她结过婚，有了两个孩子，从来没出过门，这次好不容易出来参加建设水库的工作，她不但得说服她婆婆，有时也得说服自己！用她自己的话：“说不想孩子，可是——哪能不想呢？我出门的时候，小的孩子出疹子了，心想：回去吧……再一想，奔社会主义嘛，我们自己的万年幸福呀，人人都鼓足干劲，苦干，猛干，我就泄了气啦？一狠心，不回去了！”说到这里，她用扇子撩开额前的短发，笑了一笑，说：“水库报把这件小事还登上了呢！”

她滔滔不断地说着她怎样十五岁就结了婚，怎样替丈夫的地主姥姥家做了几年的饭。日本人来了，她怎样在本村做了两年的地下妇女主任，因为动员大家给八路军做鞋，让日本人搜出了鞋条，好多人被打了个半死……这时大家指着张惠茹说：“她奶奶还

不是因为去追自己的驴子，被日本人打死了！她爷爷和父亲也是让日本人给活埋了的！”

谈话的空气，突然地沉重了，但是她们的谈锋，立刻从苦难转向了新生。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变了样，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活，简直是一步登天，她们都有五年以上的参加农业社的历史。过去打井怕破了风水，妇女都要躲出一百步以外去。这次乡里防旱，妇女和男子一起打了四百二十眼井，其中还有四个十四五丈深的“三八号水井”，完全是妇女自己打的。

她们还和男子一块儿打夯，也有她们自己的夯歌：

“高抬起，猛撂下，争取四五八，走向水利化。”

“哪个滑轴^①抬的高，哪个滑轴戴红花。”……

因为她们的劲头大，石夯都打碎了两个！

问她们的干劲儿哪里来，她们的回答是简单而明确的：为了将来美好的生活嘛，为了奔向社会主义嘛，不一个劲儿地往前奔，就做不到“多快好省”里的“快”，社会主义几时才来到呀！就说这十三陵水库的大坝，不是大伙儿一个劲地往上堆土，这一堵大高城墙似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起来啦……这里头还

① 滑轴，就是石夯

有我们毛主席的一份劳动呢，一看见毛主席，我们的干劲更大啦，告诉您说吧，我们是干到多会儿看到这水库能发电能灌水才走呢！

这晚上的谈话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谈到她们乡的最近与较远的将来，她们的心情是极其乐观而兴奋的，远景是十分美丽而鲜明的。可惜我不熟悉她们的生动的语言，笔记不但来不及写，也顾不得写，现在更无从追摹了，我感到不和她们长久生活在一起，无论怎样刻画，也是写不好她们的。虽然此后我也见到了那天没有来的四健将之一——刘志安，还有大东流乡青年“尖刀队”里的四个女尖兵：尚学兰，郭凤珍，赵淑兰和李瑞芳；我和尚学兰谈了一次话，她们年纪都只有十九岁，比四健将小一些，得“女尖兵”的称号比四健将还早一些；事迹却也是一样地感动人，在整个工地上，鼓舞着万千妇女的劳动热情。这四健将和四尖兵，可以说是大东流乡的妇女，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高高树起的两面鲜红的旗帜！

我常想：今日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凡到过十三陵水库这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人们，都上了最扎实最生动的一课。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大东流乡八个勇敢勤劳的青年妇女，就是在劳动大学四十万个学生中，经过选拔考验的优秀生，她们在艰苦的斗

争中，发挥了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更使我们高兴的是：优秀生还不止这几个，她们不过是获奖的两千六百八十五个先进集体中的两个集体！十三陵水库的修建，给新中国锻炼出多少坚强的建设者呵！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

在十三陵水库火热沸腾的工地上，千千万万干劲冲天的英雄堆里，有一组五个小老虎似的少年，个子小，劲头大，情绪高，快乐而活泼地在热火朝天的修建队伍中穿来穿去，快步如飞！这五只欢蹦乱跳的小老虎，不能不引起周围人们的注视、赞叹。他们是修建工地上千百个集体中年纪最小的一组，都只有十六七岁，是民工六大队二中队里的“五小组”。

这五个孩子是昌平区卫星社的社员子弟，都在昌平镇上住家，门户相望，从小在一块长大，长大了一点就一块上学，或是下地劳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十五号，为着响应修水利抗旱的号召，他们也在一起参加了本社的青年水库的修建。十三陵水库开工的消息传来，他们奔走相告，笑逐颜开，也不顾家长们和大队长的顾虑和劝阻，他们坚持地跳着蹦着就跟着大队来了。

他们最高兴而自豪的是：他们是第一批参加十三陵的修建工程的民工。用他们自己的话：“那时工地上连一根电线杆也没有呢！”真的，那时工地上除了四面黄秃的山岭，就是一望无际的枯草和沙砾；薄薄的冬阳和凛凛的北风，欢迎着这往来如织的人群。他们这一大队因为住家较近，下工回家，中间在工地吃一顿干粮。每天来回几十里地，早起迎着严冬的朔风，冰凉的小刀似地，直往领子里和袖口里钻，扎！刮起的冰冻的黄沙，打在脸上，又尖又利。带来的捆在腰里的干粮，都冻成了冰疙瘩，必得用铁镐砸开了，才能下咽。走了路，干了活出了汗，小棉袄上的雪花就融化了，挨着皮肉冰凉精湿的，好像披着铁甲似的……但是这雨雪风沙，都没有困倒这五只欢蹦乱跳的小老虎，他们夹杂在十万修建大军之中，左顾右盼，脑海中响着万丈的热潮，恨不得一时便在这荒滩秃岭上面，堆起一道万里长城似的高大的水坝！

他们一来到工地，就先挖地、栽电线杆、清理坝基……地面和沙下的冰水，把他们的脚都冻在泥里了。但他们拔出脚来，嘻嘻哈哈地挑起沙土来又往前跑。他们不论是挑沙土或者挑石子，都是满满尖尖的两筐子，至少也有一百二十来斤。

轮到他们推手车子了！说起推手车，工地上多少好汉英雄，都有过困难的经验，对于推车技术不熟悉

的民工，须要经过多少天的艰苦锻炼，才能从不翻车而平平稳稳地走。这五个孩子，人比手车高不了多少，推着车胳膊要架起老高，比大人分外吃力。可是他们勤学苦练，一两天就找到了窍门，“推小车子不用学，全凭屁股摇！”——两手抓紧车把，两眼专看前方，车子一歪斜，身子就跟着来回地扭、摇。对于这些，这几个孩子又比大人灵活多了！一星期以后，他们就又推着满满尖尖的满车沙土，往坝上飞奔，在两千公尺的距离上，一班走上十四趟！

这是讲灵巧，说起力气他们也不弱，我们不是说过他们挑土也挑一百二十来斤吗？这就连带着提起他们成立“五小组”的经过了。他们民工六大队里，有五位老人，在三月二十二那一天，成立了“五老组”这五个老头儿，一个跟一个地稳稳当当，扎扎实实，挑着满筐土，和人家挑起战来了。五个孩子在一旁看得眼热手痒，五个小脑袋碰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儿，到三月二十四那天，“五小组”也成立起来了，第一个措施，便是对“五老组”挑战，比赛挑土。五老五少，干劲冲天！老人家是不慌不忙，小孩子是连跑带跳，把两旁的人们都看傻，笑坏了！结果呢，据“五小”说，他们虽然没有赢，但是他们超额完成了当天土方任务的一百二十三，他们还加上一句：“实际上是完成了土方任务的二百二十三！”

对于他们，奔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有意思的，都是快乐而光明的。他们脑子里，有的是最新最美的文字，最新最美的画图，虽然他们的话很少。有时被追问紧了，他们便腼腆地相视而笑，把头一低，侧着脸看着远处，仿佛是回避人家的问题，而从他们笑咪咪乐滋滋的眼光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凭着他们双手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幸福美丽的世界！

他们和五老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五老都是从旧社会千灾百难里滚过来的人，提起旧事来就心烦，可提起新旧对比来却又滔滔不断，一阵伤心，又加上一场欢喜。这几个孩子都有父母，父母都是农业社的社员。解放时期他们都还小，解放前的那层阴影，他们早已忘记，而且也不愿意去想了。本来嘛，眼前的一片光明，已经照耀得他们眼花缭乱，耳中心头的无数的农业工业的生产计划，像一望无际青青的春草一般，蓬蓬勃勃地在遍地生长。因此，工地上的狂风大雨，飞砂走石，对于他们，是过眼烟云一般，简直挤不进这充满了快乐的心眼里去。在修建的日子里，有多少次，工地上起过七八级的大风，下过倾盆的大雨，电线杆刮倒了，电线吹折了，白茫茫，呼喇喇的旷野上，对面看不见人，雨打风吹得人都站不住，冰冷，黑暗，泥泞……手车斗车都停止了。在大风雨里，

他们还半侧着头，半闭着眼，握着扁担和土筐，不肯离开工地一步！他们的口号是：“小雨大干，大雨特干，不下雨猛干！”这块工地是他们的，他们决不肯放弃他们斗争的阵地。

他们的话虽然不多，而从这五张小嘴里，牵引出来的生动而鲜明的片言断句，都可以看出，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除了小脑袋着枕，一梦沈酣之外，他们都是小老虎似的生气勃勃地活跃着！

问他们每天工作完毕，走几十里路回家，是不是觉得累呢？觉得路长了呢？他们都笑着摇头说：“累什么？几十里路，打打闹闹地就到家了！”好一个“打打闹闹”！我们不是可以想象得到：当工地上三班轮换的时候，不管是朝日初出，晚霞满天，星月当空，或是风晨雨夕，这一大队人马，长蛇似地由家里出发，或是从工地上回家，在漫长的山路上，有五个活泼而欢乐的孩子在队伍的前前后后，奔走追逐，欢呼高唱，自己发泄了说不尽的热情，使不完的干劲，而同时也鼓舞了别人了呢？

他们从工地上回了家，还在自己社的菜园里，做两个钟头的义务劳动。在工地上，有两小时的学习。他们最喜欢的是唱歌了，而且跟谁都可以合在一起，他们和本大队的东风妇女组一块儿学歌，在别的队员打夯的时候，他们也在在一旁帮着唱，帮着喊：“哎

嗨哟!”

问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那是没有二话!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当农业社员!”现在的农业社真是前途似锦,全国遍地的农业社,像放焰火似的,射出千千万万的丰产卫星。将来的小城市大花园般的农村,岂止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已,这五个小孩子心里,个个有他自己最新最美的画图。他们自小在农村里长大,知道水利是庄稼的生命,也知道劳动得越紧张,农村面貌也改变得越快,他们的话却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己的青年水库一完工,我们就赶到这里,成了第一批的民工。等这里修完了,我们还要赶到怀柔去,赶到密云去,我们修水库修得上了瘾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北京。

(本篇曾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

十三陵水库工地，三个月前我是来过的，但是只走到工地边缘！

我们那次来，是只做四小时的轻微劳动。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从北京出发，汽车走过明陵的大红门，不久往东一拐，群山环抱之间，远远地有几间草棚，我们的大汽车就在那里停下了。

我们又极其兴奋地跳下车去，工地上有人迎了上来，给我们指点坡下劳动的地点，就是铲走地面的浮土、石子和草皮，把好的粘土留下，将来好运去筑拦洪大坝。我们分成几队后，锄土的、铲土的、挑土的、抬土的，按着自己的劳动力的大小，就干了起来。休息的时候，我们起立四望，真正的劳动大军，实在还离我们很远很远！豆子大的几点红旗，在一望无际的平野上，一闪一闪地发亮。劳动的人们，像几条黄白相间的花带一般，缠在朝阳下的山腰。在我们

工作地点的大路上，停下了好几辆大汽车，从里面走下许多男女外宾，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情，一队一队地向着东方跑去，我们这里不过是工地的门口呵！

吃过了干粮，午后休息的时间，我们上了小孤山，看的也还是工地的远景：东山口上万人如蚁，拦洪坝的地基上，有几辆压道机，在突突地开行。来回的一路上，推车的、抬筐的，有戴白帽子的回族同胞、有僧侣、有双辫的小姑娘、有赤膊的小伙子，热汗满面，眼光里横溢着无比的热情。我们交肩擦过，相视而笑，也没有谈过一句话！

这次来，不走原路，也不进大红门了，只绕了一条大马路，汽车一直开进一座席棚搭的大门，穿过几条整洁的、两旁有帐幕和席棚的“街道”，直到文艺大队的驻在地，停下了。

这里很像北京城里的三合院，以一座朝南的席棚为主，两旁是相向的五六顶帐篷，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门墙，而且院子大至无边！里面住的有常驻的工作人员，有来来往往的文艺大队的队员：画家，作家，作曲家，雕塑家，新闻记者……真是热烘烘人来人往，成了工地上很特殊也很热闹的一个角落！

住在这三合院里的人们，就好像一窝闹嗡嗡的、忙忙碌碌的蜜蜂。这时十三陵工地上真是“百花齐

放”，盛开着数不尽说不完的美丽挺拔的奇花异卉，把这一群蜜蜂忙坏了也乐坏了！哪里去找这么一个集中的丰富的花园呵！

有的人，一早起戴上大草帽，脖子上搭着一块手巾，带着画具，或是揣着笔记本，匆匆地就出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上哪里，横竖你随便走去，在坝上、山头上、河底、渠边，处处都碰得着！有的人，几天都不出去，在我们的“工作室”里，专候着我们的贵宾和对象——工地上的劳模和英雄。

我们的工作室，就是“西厢房”的第二座帐篷，除了狂风大雨的时节，平常总是把四面的围幕掀起来，就像一座凉亭似的；旁边是玉米地，西望是连绵不断的青紫的山；里面摆着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从篷顶上吊下两个很大的电灯泡。这间工作室，设备虽然简单，而来到的客人，却不简单！他们是十八勇士，七姊妹，七战友，九兰组，五虎队，单臂英雄……真是“谈笑有英杰，往来无白旗”！这些贵宾，一在凉亭外面出现，我们这些人立刻喜笑颜开地一拥而上，握手的握手、拉椅子的拉椅子、倒水的倒水……等他们刚一坐下，这些人就把他们围得风雨不透，问的问、记的记、画的画、塑的塑、摄影的摄影……把这些小伙子，大姑娘，甚至于久经战阵的老兵，饱经世事的老头，也搞得应接不暇，腼腆不安。但是过不

一会儿，他们的谈话就流畅了，一提到自己和同伴们战胜困难的事迹，他们就滔滔不绝地，眉飞色舞地说了下去。这时节，乐坏了也急坏了我们这一班人！笔记的忙得漏掉了一串一串的鲜明生动的言语，画像的摄影的急得错过了一个一个神采奕奕的镜头！这一场会见刚过去，第二队贵宾又已经来临，我们就是这样地过着“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的一天，这是多么丰富，多么兴奋，多么紧张又多么困窘的一天呵！

清晨，草叶上还附满了露珠，太阳还没有冒花，已经有人悄悄地起身了。他们在凉亭里收拾整理：扫去地上的碎纸和烟头，拂拭去桌椅上的尘土，把它摆成课室一般，大家各据一方，拿起自己的工具，扶头细看凝思，修改整理着自己的作品。大家看来看去的，总觉得自己写的不完全，不够劲……自己画的、塑的太呆板，不活跃……只得停下笔，放下工具，搔搔头，抽抽烟；时间是最无情的，它已经被修建十三陵的英雄们拉好远了，就只好向我们示威！不知不觉之间，太阳已经老高了，田野上浮漾着一层流动的热气。青青的玉米地里的仄径上，不时走过敲锣打鼓的报喜大队，前面有许多面红旗彩旗引导着，喜盈盈地飞跑过去！离“七一”献礼只有一两天了，各路的修建大军，纷纷地“红旗报捷”，而我们呢……形势逼

人，只有一句话，不，一个字：“干！”

横挡在蟒山和汉包山之间，六百二十七公尺长，二十九公尺高的拦洪大坝，是十三陵水库的主要工程。它必须和六月十五以后的洪水赛跑，水高一尺坝高一丈，四十万劳动大军日日夜夜的智慧与血汗，终于在洪水的面前，矗立起这一座铜墙铁壁！从今起那千百年来汹涌奔腾的恶水，将静止回旋在水库之内，驯良地为人们服务了。

前面说过，三个月以前，我根本连大坝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这一次，我把行李放在帐篷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坝，又是穿过几条上坡下坡的整洁的“街道”，两旁是食堂、报馆、展览馆、指挥部……绕过一座山坡，猛然看见这一座从平地涌起的万里长城似的高墙！毛主席写的“十三陵水库”五个潇洒的、用白石砌成比人还高的题字，嵌在坝上，在朝阳下闪闪发光。坝前坝上东一簇西一簇，布满了热火朝天的在骄阳下猛干的人们。坝的两端，还架着两道高高长长的浮桥，通到地上，桥上也上下地走着川流不息的人。在坝上工作的都是解放军部队，在铺石块，在压道……个个汗流如雨，脸上堆着笑，嘴里唱着歌。倚着石栏西望，将来是水库湖身的地方，已经是一片平坦，四望空阔，四边静静的群山，一层一层地，颜色

从淡红到深紫。将来这一带是良田千顷，树木葱郁，亭台掩映，将是京郊最富饶最美丽的地方了。

过了四五天，就是“七一”的前一天早晨，我再到坝上去，又看到一个奇迹！两座浮桥已经没有了，大坝基的南头，忽然涌现出了一座发电站，里面也装好了机器！这电站有两层大楼高，上面还有平台。坝上已经碾成平路了，观礼台的大厅已经布置好，还有两只庞大的石狮子，不知何时，也已爬上坝去了，一左一右地，在大坝的南端蹲踞着。向西望去，那座将来湖中小岛的小孤山，也已经削瘦了，堆高了，上面密密地垒上石块，青黄青黄的，好像一顶大草帽似的，扣在湖底。这时我望着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几万个劳动大军头上戴的草帽，忽然想起要写一首诗，回到帐篷，在同志们指点之下，写出：

小孤山该叫草帽山

千百块石头往上垒，
把它垒成个草帽山，
十万顶草帽围着它转，
小孤山一点不孤单！

明年我们再来看，

山又青来水又蓝，
二十万只钢铁手，
开出一片好湖山。

当天的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六七个人又散步绕过大孤山到坝前去。了不得！眼前是一片仙境，简直是走入童话的世界！坝上灯彩通明，把观礼台，水电站，和整个坝身，都用彩灯的线条画出来了。坝下寂无一人，修建的劳动大军，今天下午三点钟起，都完工休息了，只有新安装的几条水管的几十个龙头，在哗哗地流着洗管的水。坝前广场上是几十条彩灯缀成的街道，这彩灯总有几千盏，照耀得灿烂辉煌。举头仰望，这大坝比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天安门，显得更高更阔！人民的集体力量多大！在任何穷山僻壤，都能建设出比天安门更高更大的天安门来！

万道明光集射之下，万籁无声凉风四起之中，我们在辽阔匀整的沙地上坐下了，相顾之下，不但嘴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也不知想什么好了！只觉得胸头很激动，眼里却有点发酸，此时此地，真是一生最难逢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还是学劳动人民说一句最朴素最有力的话：“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吧！

第四次上坝，便是七一水库落成典礼的这一天了。天有点阴，不时下几滴小雨，这对坝前和四面山

头鹤立的几十万群众，是很好的，免得在热情如沸之中，还受着烈日的蒸晒。这一天，万众的欢呼和歌声，震动了四围的山谷。从群众的队伍里，千百朵气球飞上天空，五光十色地拖着长长的标语彩带，顺风徐徐向西飞去。它们也许会落在那十三座帝王陵墓的祭殿上，挂在墓树的梢头。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幽灵，在过去一百六十昼夜之中，已经饱听到从他们脚下站了起来的人民的热烈勇敢的呼声了，现在十三陵周围的千万人民，一心前望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美好的远景，早已把他们的苦难忘却，而且把他们从前的可恨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一边了！

因为一下午在坝前笙歌鼎沸万人如海之中，走了几转，觉得有点乏累，月亮上来时，便回到篷帐。从城里来参加落成典礼的文艺大队，也刚从那边回来，都围坐在“院子”里，喝水、候车、赏月。我坐在阴影里，听见不知是谁笑说了一句：“这一轮明月、这帐篷，该唱《霸王别姬》了！”这使我默默地想起昨天晚上从坝上回来，躺在地铺上，兴奋得许久睡不着觉，明月从帐隙射将进来，照在脸上，我忽然忆起古诗中的：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这首诗背来背去，其实除了“帐幕”和“明月”之外，今天人们的情绪和胸怀，和古人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我们对于旧诗歌旧文艺是太熟习了，触绪即来，脱口而出，留恋古迹却辱没了今人！今天的明月下，帐幕中，歌唱的，熟睡的是满怀信心，满腔热情，干劲冲天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这种情景和人物，都是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新人新事，必须用新的文字来描写来歌颂，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拿黄忠、赵云、陆文龙、穆桂英……来比来形容“五老”，“十八勇士”，“五小”，“九兰”……，都是太委屈他们了，黄忠和穆桂英哪有他们的眼光和气魄？人们拿黄忠和穆桂英来比新的男女英雄，也只是因为旧的小说戏剧中，最为人民大众所熟悉所喜爱的，不过是这些名字，当新的小说戏剧将新人物写了进去，又为人民大众所熟习所喜爱的时候，那些旧的英雄影子，就会渐渐模糊下去了。

但是在这变化迅速的时代里，若不是时时刻刻地创造打破自己纪录的新纪录，时代又会把新人抛在它飞奔前进的路上了。

彭真市长说的不错，十三陵水库工地，不仅是一个建设工地，也是个很好的进行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学校。我们不过在那里呆了几天，也不曾扎实地参

加劳动，而在那几天和工农兵相处，通过工地上紧张的集体生活和访问、谈话，我们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们体会了劳动的伟大，劳动人民的可爱，集体的无敌，个人的渺小，……从和劳模英雄们的接触中，日子虽浅，却已建立起友谊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大姑娘们，工地上遥遥望见，就欢笑招呼，路上相逢，也握手不舍。再就是我们似乎把一片心留在水库上了！回来后，北京有几场大雨，听见滂沱的雨声，就会像当地农民一样地高兴，记得他们曾豪迈地说过：“从前就怕下雨，如今水库修成，尽盼下雨了！”我也是这样想，“制服了狂龙，就不怕下雨。”我只盼水库的水由浅而深，由深而满，漾成绿盈盈的一大片。因此，我每天早晚坐在收音机前，仔细听取十三陵水库水位增长的消息……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58年9月24日第5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国庆寄海外小读者

亲爱的海外小朋友们：

时间过得多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举国欢腾的国庆节了！首先让我以极度欢愉的心情，遥祝远在海外的小朋友们，有一个最快乐的我们自己的节日！

小朋友，我们古诗里有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说每到良好快乐的节日，我们总会亲切地忆念着我们的亲人，因此，在我自己想起你们的这一天，也愿意和你们一同怀念着我们的西亚的朋友——伊拉克人民，和他们新建立的共和国。我们从心底里热烈地庆贺他们的胜利，也恳挚地预祝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阿拉伯民族的解放运动，一定会得到彻底的成功！

小朋友们一定都已经晓得，伊拉克是西亚阿拉伯国家中之一。它的首都巴格达，对我们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所喜爱所熟习的故事——“东方夜

谭”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是从巴格达这座美好的城市谈起的。伊拉克人民和我们的友好往来，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开始了。那时候，阿拉伯商人常常来往于中国南方的扬州、泉州、广州各地。他们把象牙、犀角、宝石、香料等运到中国来，又把中国的丝绸、磁器、茶叶等运回到西亚去。早在八世纪时候，巴格达城里就有专门贩卖中国磁器的市场。商品的互换，更带来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在文艺、科学、技术上，我们很早就深深地互相影响着。这些事实，我在此就不必细讲了。我所要说的就是一千多年来，我们同阿拉伯人民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悠久的友谊和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了。但是，自从西方殖民主义，猖狂的瘟疫似地侵入了东方，在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我们和阿拉伯人民的传统友谊和经济联系，便残酷地被切断了。但是我们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同情和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和愤怒，把我们血红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上，站起来了的、强大的新中国，又和许多亚非国家，重新恢复了亲密的友谊。我们这些国家，在五项原则精神指导之下，坚决地联合起来，反对殖民主义，保卫和平，制止战争。

小朋友，要制止战争，必须找出战争的根源。我们从自己的惨痛的经验里深切地知道：没有殖民主

义，就没有战争，侵略的殖民主义，就是战争的罪恶根源。我们找到了战争的根源，就要像扑灭瘟疫似的，予以迎头痛击！

七月十三日，从伊拉克传来了使我们欢欣鼓舞的消息，伊拉克的军队和人民，推翻了美英帝国主义走狗费萨尔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这是伊拉克人民的胜利，也是阿拉伯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伟大的胜利！曾经受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的中国人民，从心底发出同情的欢呼，并且要坚决地以一切力量来支持伊拉克人民反帝保卫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

小朋友，伊拉克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朋友，遍布于全世界。将来的世界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我们要建立起一座幸福快乐的花园，让独立自由的鲜花，争妍斗艳地盛开着，殖民主义的毒草，将被和平人民的几十亿双坚强的手，拔除净尽！

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我们需要你们敏捷坚强的小手。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但也更是你们的，你们将更长久地在这世界里生活下去。我们大家为将来的美好的世界，准备下一切良好的条件吧！

小朋友，我们亲爱的祖国，在得到独立自主的第九个年头，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跃进。我们

快乐，我们庆幸。我们除了在祖国跃进的事业上，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之外，我们还要关心，支持正在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的一切人民，特别是正站在反侵略斗争最前线的阿拉伯人民。

把他们放在你们天真纯洁的心怀里吧！在国庆欢乐的这一天，我知道小朋友们的心胸是无限阔大的，让我们在怀念他们的心思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祝你们不断进步，永远快乐。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1958年8月29日，北京。

（本篇曾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欢迎日本歌舞伎剧团

日本歌舞伎剧团已经到达北京，就要和中国广大的观众见面了，这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上是一件大事，这对于使两国人民更多地相互了解，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起很大的作用。作为曾在日本寄居，曾看过歌舞伎的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为日本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已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的日本歌舞伎，我所知道的实在很少。我在日本所看过的歌舞伎演出，前后不过三四次，但是它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如同观赏一盆不知名的奇花，一幅不知出自谁人手笔的名画，我虽然说不出它们的名字和来历，但是我还可以对没有看过这一盆花和这一幅画的人们，笼统地说一说它们的色香和格调所给我的感动、愉快的印象。

有的人说，日本的歌舞伎，很像中国的京剧。是

的，它们都产自民间，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和风格。它们的服装、道具、音乐和剧中故事，都是古典的。在表演上，也都不是“男女合演”的。在中国，从前是男女分班；在日本，歌舞伎的创始期，完全是女演员来扮演，后来又全部换成男演员来扮演了。

但是，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的京剧，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京剧的演法，是同一演员“连唱带做”。日本的歌舞伎是“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当演员在台上舞蹈，或做其他动作的时候，在舞台的旁边或靠后的地方，列坐着几个穿着古典服装的歌者，他们随着舞者的动作，替他唱出心中的情事，很像越剧中台后的合唱，或川剧中的帮腔。

日本歌舞伎舞台的设计，也是很别致的。在很大很宽的舞台的前边，伸出几尺宽的“花道”，直通剧场对面的门边。这样，把演员直引到观众的中间。一队人马，从观众后方声势浩大地涌到台上来；或是一个悲剧主角，从舞台上，掩面低头地缓缓走去，消失于观众的后面，那效果是很动人的。

至于舞台上的布景，也是很好的。亭、台、楼、阁，以及室内布置，逼真逼真，对于没有欣赏过日本建筑艺术的人，是个很好的介绍。就是最简单的布景，也充满了日本民族的艺术意味。一道长长的金色屏风，上面画着白雪盈巅的富士山，和浓绿欲滴的松

树，或是娇红含笑的樱花，那气氛非常优美。

伴奏的音乐方面，有三味弦、横笛、箏和锣鼓等等，乐队有藏在台边幕后的，也有坐在幕前的。音乐的声音比中国京剧的略低一些。在剧中“厮杀”的时候，他们不敲锣打鼓，而由一个乐队队员跪坐在舞台的左边，把两根方柱形的拍板，在地上拍打着。

歌舞伎的舞台上，也有像中国京剧里的“检场”的人——我们是已经不用了——他们穿着古典服装，或是一身纯黑，替演员脱换服装，安置坐具等等，轻轻悄悄地工作着。

我是不懂日本语文的，但是在我看歌舞伎的时候，仍然可以受到它的感染。演员的表演艺术，是很高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演悲剧的时候，那种“感喟苍凉”，“缠绵悱恻”的情景，博得了观众不少的眼泪，我曾看见歌舞伎剧场里的观众男女一致地频频拭泪。观众们看到精彩处，还有人高声喝彩，喝彩不都是叫“好”，却是叫着这演员的名字，或是叫着他的家世，意思就是鼓励他“不坠家声”，因为日本歌舞伎的演员，也绝大多数是“世传”的，如同中国从前的“梨园世家”。

以上只是我记忆中关于日本歌舞伎的一些印

象。这些印象直到今天都是很新颖、很优美的。我相信我们中国广大的人民，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会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欣赏日本歌舞伎的演出。戏剧艺术上的互相观摩、学习，对于促进我们两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有极大的好处。至于文化艺术团体的互相访问，能够增加两国人民间的更深的同情与了解，那我不再多说了。

我只重复一句：我衷心地欢迎日本歌舞伎剧团的到来！

压顶的泰山

美帝这只纸老虎，
毫不知道自己形势的孤单，
也不睁开双眼，看中国
这座压顶的泰山！
还在我们的台湾海峡，
挺着垂死的凶顽。
六亿人民今天再发出
怒吼，震响得像巨雷一般：
“滚出我们神圣的领海！
还我金门和马祖，
还我台湾！”

和平的公报，
从天边，从海角，
回应着欢呼拥护的声音。

远东，西亚和南美……
全是我们的朋友，弟兄。
威胁挑衅者你莫横行，
热爱和平的决不惧怕战争！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
你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我们一定要：
彻底消灭殖民主义，
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8年9月8日。）

在舞台上先实现了美妙的理想

我和周围的小朋友在一起，以极其兴奋喜悦的心情，观看科学幻想剧《飞出地球去》的演出。每当换过一场，绒幕慢慢地闭上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样，急不能待地悬盼着绒幕的重开！

绒幕第一次拉开：蔚蓝的天空，闪烁着几点明星，前面是一个巨大的，画着“星星火炬”标志的银色火箭。火箭旁边，就像待发的飞机似的，靠立着一把钢铁的梯子。担负着到月球上建立少先城的少先队员们，一个一个地跑上台来了，还有他们的指导员——科学院士，和队员小胖子的老奶奶，都在紧张快乐地做着细致周密的起飞准备。这时，我们的心就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和他们一同登上火箭飞上月球了。

在这一个不平常的旅途中，和到达月球以后，我们所关心的小旅客，和他们的指导员、老奶奶，都遇

见了哪些新奇、惊险、有趣的事情，还是留待小朋友自己去看吧。

我看完《飞出地球去》的感想是：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儿童剧。剧情的发展，自始至终紧紧地吸引着观众，充满着乐观、勇敢、新鲜、活泼的气氛。剧中有许多科学问题，如在没有空气的环境里，物质失重，声音不能传达，和“时间是相对的”等等问题，都具体地在生动而幽默的舞台动作和对话中，表现了出来。这些鲜明的印象，会使小朋友们联带着把科学原理，牢牢地记住的。

小演员们的表演（包括非职业的红领巾话剧团员在内），也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演得那样自然、纯熟，就像真在火箭上、月球上一块儿工作、游戏。这也是可以了解的，《飞出地球去》不是一出普通的戏剧，而且还没有剧本，它只是在大时代的环境中，受着感染熏陶的小朋友的脑子里，已经想过千万遍的许多愿望和幻象，如今一幅一幅、一段一段地在舞台上陈列了出来；那些“台词”，也是极其自然地见景生情冲口而出的“心声”。这故事，发源于北京实验中学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队会，两年以来，经过北京天文馆、中央戏剧学院的帮助，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后来又加上北京五十六中、三十九中、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的协助，用了半月的时间，由中国儿童剧院

排练出来。于是这小朋友们共同的美妙的理想，便正式搬上舞台了。这样由六个学校、专业剧院、科教机关集体协作，完成一出富有教育意义的戏剧，鼓舞诱导小朋友们勇敢地向文化科学技术进军，向着美丽的无边无际的星空，迅速地展开探索的幻想的羽翼。这是在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新事，这是从敢想、敢说到敢干的具体过程。

在祖国飞速前进的今天，最无顾虑，最不迷信，最敢想敢说敢干的小朋友们，也做出了今天许多奇迹中的一个奇迹。但我相信这不过是个开始！我很高兴地听到：北京剧场从现在起改为儿童剧场，每天有儿童剧目轮换演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戏剧是小朋友们幻想驰骋的好场地。好好地研究学习，联系实际，深深地思索，再集体谈说讨论，在各专业艺术团体和教育机关的帮助之下，儿童们“自己写，自己演，给小朋友看”的时代，一定可以早早到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8年9月14日。）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挟带着白热的怒火的光芒，
我们对你发出一次，两次……
七次，八次的反复严重的警告，
你还敢在我们家门口骚扰，猖狂！

你们该早知道西方的谚语：
上帝要消灭一个人，
必先使他疯狂。

只有疯子才听不见世界正义人民的怒吼，
才看不见今天中国人民的英雄模样：
亿万愤怒的心，化成为无穷的力量，
繁密的庄稼，滚着万里金黄的波浪，
高炉的烈火，胜过高天炽红的太阳，

亿万个民兵队伍，砌成铁壁铜墙！
我们震天的口号是：
为了消灭这疯狂的狗强盗，
我们时刻准备着，
要钢有钢，要粮有粮！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挟带着白热的怒火的光芒。
我们追随着上腾的银燕，
在祖国的天空上侦察，盘旋；
我们和炮舰上的水兵
一同向着海天凝望，
每一颗炮弹都指向强盗的胸膛：

狗强盗！死在眉睫，休再逞强！
六亿愤怒的人民在摩拳擦掌，
只待一声令下，就要把你们一齐推下
无底的深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

塔什干的盛会

亚非作家会议，今天在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举行，这是亚非两洲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盛会；我们欢呼它的召开！

在一千多年以前，亚非两洲之间，有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历史上叫做“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地处中亚的塔什干城，便是这些美丽而重要的城市之一。

我设想在塔什干大路的旁边，有几座山色围绕，浓阴如画的歇马凉亭，不时有头戴白巾、身穿长袍的人们，牵着一串一串的昂头徐步的骆驼，负载着珠宝、香料、围巾、地毯，在悠扬的铃铎声中，缓缓地
从西方走来；对面车尘起处，又有一簇一簇的人马，拥着几辆大车，里面尽是一些绸缎、茶叶、纸张、磁器，他们在这中途的凉亭上相遇，合掌作揖，欢然道故。在他们停车、饮马、喝水、吃干粮的时候，一定是笑

语纷纷，互相询问对方国家和人民的种种情况，表现出无限的友好与关怀。在这凉亭上相遇的，还有许多求学观光的文人学者，他们谦虚而诚恳地交换着对于对方国家学术哲学的钦慕和重视，渴望在互相学习之下，能以丰富、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这条“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已是亚非人民友好与团结之路！

但是这条大路，竟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盗们，用武力切断了！他们强暴地使亚非人民中间日夜畅通的文化交流，隔绝到数百年之久！

在殖民主义者不断地压迫剥削之下，亚非国家的人民终于觉醒了。我们挣断了重重的枷锁，从黑暗中走出，在新鲜自由的空气中，灿烂光明的太阳下，彼此伸出了渴望的热情的手。

在塔什干这个美丽的中途城市，我们是旧友重逢，经过一番患难之后，我们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的。

作家们原是人民的代言人，我们深切地知道自己在回忆中的痛苦，斗争中的勇敢，展望中的奋发与欢乐。在塔什干的盛会上，我们将把我们人民的心愿，尽情倾吐，我们一定要首先反对摧残我们的文化与友谊的殖民主义，我们要同心协力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我们要更加深广地恢复和发

展我们的文化交流，使得亚非的文学，因着我们的热诚的聚会交谈，而更加美好，更加辉煌，更能为人类造福！

我们更要警惕，帝国主义者还在我们的门口，有的还强占着我们的家园！美英帝国主义还盘踞在台湾，在黎巴嫩，在约旦……他们一日不离开我们神圣的领土，我们的人民就一日不能过和平劳动的生活。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我们一定要高举反殖民主义、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旗帜，和人民一同斗争着前进！

亚非作家会议程序的第一条，就已经标明我们要讨论“亚洲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

在亚非几十个国家的作家们的热烈讨论、努力合作之下，我们可以预卜这个盛会的成功！

1958年10月2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8年10月7日。）

歌唱塔什干

飞过了千重水，万重山，
我们来到美丽的塔什干；
满街的林影里神话般灯彩辉煌，
清新的空气里浮动玫瑰的芬芳；
孩子们仰着丰满绯红的笑脸，
姑娘们穿着飘扬五彩的衣衫；
主人的盛意使我们欢喜羞惭，
葡萄和瓜果堆成宝石的小山，
我爱塔什干，我爱塔什干！

我们的欢聚经过多少阻碍和困难，
如今我们再也不感到寂寞和孤单；
我们大家的墨汁像长江，
 笔杆像泰山；
丝绸大路上万众腾欢，

殖民主义者胆战心寒；
我们把战魔斗倒，
 把天堂建到人间，
我们歌唱过万隆的光明，
 开罗的勇敢，
我们也要歌唱团结的塔什干，
 美丽的塔什干！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苏友好》1958 年第 46 期。）

再寄小读者

通讯九

亲爱的小朋友：

我给你们寄的“通讯八”，是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写的，如今我又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给你们写信。中间我曾访问过英国南部的威尔斯和几个大学，又到过瑞士，六月初回到祖国。十月初，我又参加了亚非国家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在塔什干开会的几天，有许多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应该向小朋友报道一下，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小朋友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民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和亚非两洲的人民，有了很亲密的来往。两洲的商人们彼此交易着精美的货物，我们送出去的是：丝

绸，茶叶，磁器，纸张……接受进来的是：象牙，香料，珠宝……这条横穿过亚洲的交通大路，因为运送过大量的中国的美丽的丝绸，而被称为丝绸大路。在这条丝绸大路上，一千多年来曾经走过来往不绝的车马，和一串一串的昂头缓步的骆驼。在东来西去的马蹄声，车轮声，和骆驼的铃铎声中，我们亚非各国的人民在路上相逢，在路边歇马凉亭里，喝茶休息，高兴地互相握手，互相问讯，交换着双方国家里一切贸易和文化的消息。这些人里面，更有我们的学者和教徒，和各行业的专家，他们把中国造指南针，造火药，造纸和印刷等等技术，传到亚非各国去，也把亚非各国的算术，医学，天文学等介绍到中国来。我们也交换着动植物的优良品种，像马匹，葡萄，马铃薯，棉花，……这频繁广泛的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双方的文化的发展，和友谊的巩固。因此，我们决不能容忍，在最近一百年来，帝国主义者以强暴的武力，来切断我们的交流，破坏我们的文化！

作家们是替人民说话的，是把人民的心思写出来给人民看的。亚非各国的作家们代表着人民的愿望，在塔什干城欢聚畅谈，是亚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意义是很大的。

我们开会的地点，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是在中亚细亚地区，它的首都塔什干城，本是丝绸大路边

的一个城市。我们是在十月四日，刚下过雨的一个黄昏到达的。从飞机上往下看，我们发现一个近代的城市，许多高大的楼屋和工厂的烟囱，矗立在浓密的树林之中。下了飞机，我们立刻被引进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的世界！这时太阳已经藏在阴云的后面，塔什干的林荫大道上，放出千千万万的五色的灯光，这一串一串的灯彩，有的横挂在大道上空，有的排成各国的文字——“和平”。街市的广场上，有用五色电灯照射的喷泉，路边树下种着各种各色的鲜花，玫瑰的花香，在清新的空气中，更显得强烈。塔什干的人民，笑容满面，穿着节日的盛装，戴着绣花的小帽，在路上和旅馆门前，拍手欢迎着从远方来的客人。

代表们居住的新塔什干旅馆，是专为亚非作家会议而赶建起来的一座八层楼的建筑，它正对着我们的会场——那伐伊剧场。这两处门前，日夜聚集着许多人，尤其是塔什干的小朋友们。他们总是笑嘻嘻地拥上前来，拿着小本请我们签名，或是送给我们一件小小的礼物。从非洲来的，穿着鲜丽的服装的代表们，更是常常受他们的包围，在这时，这些代表们黝黑的脸上，就不自主地发出了喜爱的微笑，和快乐的光辉。

开会的情形，在此不能细说了。这一次会议包括将近四十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八十多个代表，

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国来的观察员。亚非作家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们都代表着人民谴责了战争根源的殖民主义者，呼吁着亚非人民要更深的互相了解与团结，大家都表示要在自己创作岗位上，为这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努力。

会议开幕的这一天，塔什干的小学生们和少先队员们，曾排队给主席台上的代表们献花，他们在台上朗诵着他们的祝贺和愿望，当中有一句话说：“希望各国的作家叔叔和阿姨们，多多地给我们写些故事，一些好的故事。”他们特别响亮地念出那个“好”字，台上台下的作家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要写些故事，尤其要写得“好”，好来帮助我们渴望的热情的小朋友们，精神百倍地去建设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这封信到此为止吧，祝小朋友们快乐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9年4月第4集，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十

亲爱的小朋友：

在塔什干开过亚非国家作家会议以后，我们曾到乌兹别克共和国各地去参观。我们参观了三个集体农庄，一处油田，几个工厂——纺织厂，茶叶包装厂等；还有几个学校，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们心中总是十分惊喜，十分激动！这里本是有名的“饥饿的草原”，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这里还是一眼看不见边的茫茫的黄沙，没有青草，也没有树林。春天，山顶的积雪，融化成浑浊的山洪，沿着秃山危崖，翻滚而下，潜没在流沙地里，一会儿就看不见了，一阵风起，烈日下的黄沙，又在天空飞扬。在这里，从前住着几乎全部是文盲的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式的生活。这些悲惨的景象和故事，几乎不会使人相信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一幅图画呵！

我们在乌兹别克境内的参观旅行，都是飞机来往。这里的天空，永远是晴朗的，从飞机上下望，看见的是：在丘陵和黄沙之间，不时有一簇一簇的绿树，和一大片一大片的棉田，闪闪发光的河流，在棉田里蜿蜒穿行。村庄和城市都是半现在葱郁的树林

之中，街市像尺划的一样，极其齐整。飞机着地，我们坐着最新式的小卧车，进入城市，塔什干城不必说了，就像撒玛尔汗、安集延、费尔加纳，也都不亚于我所看过的欧洲的城市，整个城建筑在绿洲之中，浓密的树荫，伏盖着宽广的柏油路，伏盖着高大的层楼，其中有公共机关，有书店，有剧场，有旅馆，还有陈列着精美货物的百货商店。马路中间种着各样的繁花，最普通的是浮动着清香的各色玫瑰。马路上走着服装整洁的男女老幼，上班的，上学的，个个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向着远方来客，投射着亲切的眼光！这便是从前的“饥饿的草原”和它的落后困苦的人民，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他们带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他们整个地翻了身了！

乌兹别克的人民，自豪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地上布满了白金——棉花，地下布满了乌金——石油。”我们参观过安集延的自动化的油井，产量是每天五百吨。油区有十二公里长，十四公里宽，由七百公尺以外的调度室里操纵的吸油机，一上一下地，散布在这广大的丘陵上的二百五十个井口上，不停地操作。这“饥饿的草原”不但驯服地向勇敢的乌兹别克劳动人民，献上丰富的石油，它也献上了每年三百万公担的棉花（居苏联全国棉花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谈到棉花，我们看到的真是太多了，不但在绵

延无际的棉田里，而且在城市的广场上，甚至于公路上，都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一般的棉花！这正是晒棉花的季节，丰富的产量，使得广大的晒棉场地都不够用的了，快乐的农民只好借用了平坦而阔大的广场和公路，我们的汽车也就快乐地让出公路，而在土路上飞驰了！

我们默默地在吸取着羡慕着这一切，我们不但为乌兹别克人民眼前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更为我们自己将来的幸福生活，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乌兹别克的今天，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明天，而且是不远的明天！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才显出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在社会主义的创造热情鼓舞下，人类发现了自己的伟大与尊严，他们团结起来，伸出千百万双粗壮的手臂，向冷漠的大自然，夺取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此，我遥望南方，向我们在祖国的柴达木，克拉玛依，三门峡，刘家峡，甘肃，新疆，青海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和开发油井的男女青年们致敬！让我们鼓足干劲，迎头赶上吧！

乌兹别克地方，可写的岂止石油和棉花？他们还有比蜜还甜的葡萄和瓜果。提到瓜果，真是“口颊留芳”，留着和安集延大运河一块儿描写吧！

祝你们三好！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莫斯科。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9年4月第4集，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悼念罗常培先生

罗莘田先生于1958年12月13日逝世了，对于他的老朋友们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罗先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关于这一点，自有他的同行们来论述，我是摸不着边的。我只在遇到会说不会写的字句的时候，才向他请教。有时谈到歌曲，也向他请教些声韵和声乐，但是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记得了。

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很好，很热情，很诚恳的朋友。他把你当作朋友以后，他从不忘记你，他从各方面关心你；你有了过失，他也不放过你，他一面耐心地劝告你，一面严厉地指责你。反过来说，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这样地对待他。

他又是一个很天真，很正直，富于正义感的人。旧政权旧社会的人物，使他常常感到愤懑，感到格格不入。解放后，他心情舒畅了，他找到了他的心悦诚

服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他向党靠拢，接受党的领导，事无巨细，都向党坦白商量。他渴愿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党的领导下，尽着自己一切的力量。

1952年我们从国外回来，他来看我们，我们觉得他比从前衰老得多，头发都斑白了！他又兴奋又难过地说：“你看我们祖国整个变了样了吧？现在大家加紧学习，加紧改造，好在建设祖国上多加一把劲，你们看我身体这样赶不上，叫人着急不着急？”

罗先生是个能苦干、大干的人，但是这些年来，高血压的病，一直紧紧地缠住他，因此他更加性急，更加失眠。他也试着听医生的话，清汤淡饭，休息疗养，一方面力疾从公，并且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他不能参观旅行，不能坚持写作，不能坚持开会……八年之中，进了八次医院。我们每次去看望他，都看到他的痛苦和矛盾——病使他痛苦；看着周围万马奔腾的现象，而他的病躯限制住了他的愿望和努力，又使他矛盾。他的痛苦和矛盾，都从他的抑郁急躁的词色中喷溢了出来，但是我们只能勉强劝慰罢了。

人一过了中年，能在一起话旧的朋友，总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这原也是个“必然性”，但是事到临头，却又忍不住有很深的伤感。一个多月以前，我在莫斯科，郑振铎先生的噩耗传来，对我是一个晴天霹

雳！回来不久，只在北京医院中，和罗先生有过一次短短的谈话，他就又弃我们而去！看到朋友，想到自己，我并没有像罗先生那种的麻烦的病，而是我自己的懒惰拖沓的思想习惯，在限制着我的进步。我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朋友的遗憾来鞭策自己，认真地努力工作，使自己回忆到这些朋友时，不至于感到有无穷的惭愧！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语文》1959年1月号。）

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我知道小朋友们在做各种的游戏，如同拍皮球，踢毽子，或是跳橡皮筋，大家很快乐的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随口唱出几个字一句的，有节奏，有韵脚的歌谣来。这种歌谣总是很好听的，句子很短的，能表达出你们心里的情感，或是述说你们周围的生活，而为你们大家所喜爱的。

远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聪明，勇敢，勤劳的祖先，在我们这一片辽阔广大的国土上，大家在一起耕种，打猎，做着种种的生产劳动，在大家一起劳动的时候，也会随口几个字一句唱出他们心里的种种的感情，他们唱出来的歌谣，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就称为“诗”。

我们古代的诗，有三个字一句的，四个字一句的，五个字一句的，也有七个字，九个字一句的。每一首诗最短的也有三四句。每一句或是每隔一句或是每隔几句都押着韵，这就是说这几句的末一个字的声是相近的，所以念起来很响亮，好听。比方说，有一首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诗，我们住在陕西地方的祖先做的，名字叫《蒹葭》。念出来是：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是一首想念朋友的诗。蒹葭是一种水草，这诗的意是说：青青的蒹葭水草，已经变成苍黄的颜色了。白色的露水也已经结成霜了。可是我的那个朋友呵，还在这道河水的那一边！我沿着河岸去找他，那道路又不好走又长，我渡过水去找他，他仿佛就在水的当中似的，总是够不到。

这是一首八句的诗，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句的末一个字，就是“苍”，“霜”，“方”，“长”，“央”，都是声音相近的，有韵的，念起来多么好听呵！

这首《蒹葭》，是收集在《诗经》里面的几百首古诗之一。诗经就是反映我国周朝到春秋时期，人民

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诗歌总集。

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热爱诗歌的优良的传统，从诗经以后，几千年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做诗的人，他们写了千千万万首的各种体裁的诗。诗的内容有歌颂自然的，歌颂劳动的，讽刺当时统治王朝的黑暗的政治的，叙述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的，描写风景的，叙述友情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内容的，总而言之，凡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事情，所发生的一切情感，诗人都能很美妙的把它写在诗里。

在我们的文学历史上，诗歌最兴盛的时代，是唐朝，离现在有一千多年了。在唐朝许许多多的诗人里，有两个名字，像满天星斗里的两颗大星一般，永远被人注意着，热爱着，这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

在这里，我先给小朋友介绍一首李白的五言绝句，就是五个字一句的诗，共有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的末一字是押韵的。题目是《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一首诗是李白在离家作客的时候写的。“夜思”就是他在某一个夜里所引起的情感。他看见照在

他床前的白白的月光，他以为是地上下了一层白霜，抬起头来他望着明月，低下头来他就想起家乡了。

这二十个字都是常见的字，可是李白很自然而巧妙的把它们凑在一起，把他的情感表现得多么真切！念起来多好听呀！

我再给小朋友介绍一首杜甫的七言绝句，就是七个字一句的诗，也有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的末一个字也是押韵的。题目是《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人间能得几回闻？

花卿是唐朝的一个音乐家，杜甫住在四川成都的时候，听到他的演奏，非常的欣赏。锦城就是成都，因为是在锦江的旁边，所以叫做锦城。“丝”是弦乐器用手弹的，如同琴，瑟，琵琶之类，“管”是气乐器，用口吹的，如同萧，笛之类！在这首送给花卿的诗里，杜甫说，在锦城天天有很热闹的各种乐器合奏的声音，这乐音高高的飘起，一半被锦江上风吹去，一半升到空中的云彩里，像这样美妙的音乐只有天上才会有，在人世间那能常常听见呢？

小朋友们，像以上两首的这种短诗，在古诗里还有许多，文字是非常的美丽，读来也非常的好听。这

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我们应当重视它，热爱它。

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位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把我的一位极热情，极忠实，极可爱的朋友，介绍给你们。

这位朋友同我已经有了差不多五十年的交情，我刚认得字不久，我就认识他了。从那时起，他就常常同我在一起，给我讲各种长短的，中国或是外国的新奇有趣的故事，和有关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童话，他给我念诗歌和剧本，他帮助我说清楚生动的話，他帮助我写活泼美丽的文章。特别是在我生病，或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永远和我作伴。他永远帮助我，鼓励我，他增加扩大了我生活的经验，他使我觉得生活丰富而愉快，他永远带着我往向上的路上走。

小朋友们！这位朋友，不但是我一个人的好朋友，而且是世界上千千万万，喜爱文艺作品的人们的

好朋友，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艺术作品。

我知道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同艺术作品交了好朋友了，我知道有许多小朋友为了看艺术作品，把吃饭睡觉都耽误了！本来么，好的艺术作品是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小说也好，童话也好，诗歌也好，剧本也好，小品短文也好，都是极其活泼生动，使我们看了就舍不得放下，而且看过了永远不会忘掉，书里英雄和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永远遗留在我们的脑子里，使我们不能不喜爱他们，羡慕他们，崇拜他们，努力向他们学习。

小朋友们，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真是幸福的！党和政府想尽方法供给你们更多的好书，你们有自己的书店，儿童书店，供给你们种种的好的儿童读物，你们有自己报刊和杂志，常常给你们介绍好的适合于你们阅读的文艺作品。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儿童读物几乎是没有，那些书店书摊上贩卖的种种书籍，大多数是不合我们的口味，或是不宜于我们阅读，甚至于对我们有害的。比如说那些传播封建迷信的荒诞无稽的神仙剑侠的故事，引导我们胡思乱想，使我们离开了眼前的生活，甚至于想到峨嵋山去访道。但是，小朋友们，这种有害的读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在个别的小书店小书摊上，仍然可以看到。我们只要记住，凡是一本书，使我们看了能够鼓

舞培养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帮助我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就是好书。反过来，一本书使我们看了变成一个不健壮，不活泼，不勇敢，不诚实，不配作社会主义新人的，这种书籍就是坏书，我们大家注意不要去看它。

小朋友们，若是我们拿到一本好的文艺作品，我们应该怎样的阅读，才能充分的得到它的好处呢？我认为一本好书是值得看好几遍的，比如说，第一遍是看书里的故事，第二遍是注意书里关于英雄人物的描写，看作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描写出这英雄的可爱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的，第三遍是注意书里所用的语言，看作者是怎样灵活生动的运用祖国的语言，然后第四遍第五遍的细看下去，我相信不但在品质上我们受到了教育和培养，在写作的方法和能力上也得到了提高。

最后，我想引用苏联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的话，他说：“爱书吧，它能使你生活愉快，它教给你尊重人，也尊重自己。它鼓舞你的思想感情去爱人类，爱和平。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泉。”

小朋友们，这几句话，我愿意永远和小朋友们一同牢牢记着！

人活着就是……

人活着就是要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要爱和同情你周围的人。“自私”就是人和人关系路上的荆棘，到头来会挤得你前后左右都走不通。要扎扎实实地治学，诚诚实实在地做人。